

知識的接收—— 國分直一與戰後初期的臺灣研究

陳 偉 智^{*}

提 要

臺灣在戰後初期去殖民化的時代背景中，有關日治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延續，目前主要以制度史與政策研究為主，然而不同學術領域具體內容的繼受與轉型，以及個別行動者的角色，有待進一步考察。

戰後初期，官方對日治時期殖民地的學術成果，採取「知識的接收」政策，日本考古學者國分直一（1908-2005）在戰後留用 4 年期間，整理臺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文獻及標本資料，且透過在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教學與田野工作，培育並影響了戰後臺籍第一代的人類學家。本文分析國分直一在戰後臺灣歷史轉型過程中，在整理臺灣研究學術成果與教育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以及戰後初期臺灣史前文化的解釋模式，從多源到單源的轉變。

關鍵詞：國分直一 臺灣大學史學系 留用政策 人類學 史前史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d05123004@ntu.edu.tw.

前言

一、留用日籍教授國分直一

二、翻譯、考古、教學

三、副刊與展示：知識的擴大流通

四、去殖民氛圍中的知識生產

結語

前言

日本考古學家國分直一（1908-2005），晚年回憶戰後初期以留用教授的身分留在臺灣，1949年8月才返回日本。未在戰後初期離臺，除了當局的留用政策，主要是想到長久以來在臺灣受到種種照顧，且當時臺灣幾乎沒有人從事研究史前史考古學，他若能將過往留存的資料以講課或論文的形式傳承下來，也算是對臺灣的報恩。¹國分直一在回憶中提到當時有「知識的接收」的用語，指的是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7月成立臺灣省編譯館後，所執行的整理與翻譯日治時期日本學者有關臺灣研究學術成果的政策，負責人是該館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1906-2000）。楊雲萍是臺灣文學家與歷史學家，當時為行政長官公署參議，他在戰前曾參與《民俗臺灣》知識社群，與許多日籍學者往來，包括戰後留用的臺大醫學院解剖學教授暨體質人類學家金關丈夫（1897-1983）與國分直一。

1 國分直一口述，安溪遊地、平川敬治編，《遠い空：國分直一、人と学問》（福岡：海鳥社，2006），頁269-270。此回憶錄分為兩部分，前半部「閉塞の時代を超えて—學問の自傳」，為國分直一戰後留用期間，在臺北友人間流通的同仁誌《回覽雜誌》內連載的半生回憶錄；後半部「學問への思い—とっておきの話」，為1990年日本民族學會由山口縣立大學教授安溪遊地發起，梅光女學院大學教授劉茂源訪問國分直一的錄影整理而成的口述歷史。劉茂源是國分直一在臺北師範學校任教時的學生。

臺灣省編譯館採行「知識的接收」政策之前的 1945 年 10 月，楊雲萍在戰後初期臺灣的去殖民社會氛圍中，即就當時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措施在報紙上呼籲，除了物資、器材、建築、設備等要詳加注意外，對於圖書、檔案等文獻也應慎重考慮，亦即除了物質層面，也要重視文化層面的「文獻的接收」；同年 12 月，他進一步提出要進行「歷史的接收」。²楊雲萍認為，「我們以為現在卻是『臺灣史』要出現的時期」，其原因是：

第一、我們現在是要遂行「歷史的接收」，從日人的手裡奪回我們的「歷史」。第二、日本已倒，我們可立在自由的立場、批評、研究。第三、在此變遷的瞬間，史料、出現的出現，可是消滅的也要消滅，不可不為之保存了。³

楊雲萍的呼籲共享了戰後初期官方「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政策，以及民間自主性地展開批判、重新評價殖民經驗所共同構成的去殖民時代氛圍。⁴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中，雖然有「自由的立場、批評、研究」的環境，卻需要透過部分留用日本人的協助，才能實踐「文獻的接收」與「歷史的接收」，乃至於奪回「我們的『歷史』」。換言之，戰後臺灣研究的展開，在去殖民的同時，也藉由部分留用日本人繼受日本統治時期累積的成果。

本文以留用日籍教授國分直一為例，探討戰後初期文化重建過程中，臺灣研究的發展，特別是整理日治時期臺灣的民族學與考古學（日治時期稱為「先史學」）學術成果、展開新研究的契機，國分直一這位

2 楊雲萍，〈文獻的接收〉，《民報》，1945 年 10 月 14 日；〈提議編纂「臺灣史」〉，《民報》，1945 年 12 月 13 日。後收入林瑞明、許雪姬主編，《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頁 210-215、233-234。以下引用全集頁碼。

3 楊雲萍，〈提議編纂「臺灣史」〉，頁 234。

4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臺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2016 年 12 月，臺北），頁 195-248。

當時「臺灣唯一的考古學家」所扮演的角色。⁵另旁論留用日籍教授及其所見的戰後臺灣，並初步檢討其學術成果。本文使用的史料，除國分直一出版的論文與專著外，主要為臺灣大學圖書館國分直一文庫所藏田野日記、研究筆記與論文講義手稿等資料。⁶

關於戰後初期在去殖民化時代背景中臺灣研究的發展，前此學界以制度史與政策研究為主，例如黃英哲曾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文化重建政策中，官方的臺灣省編譯館與民間的臺灣文化協進會等機構，討論教育文化內容再編與新文化體制中臺灣研究的發展狀況。⁷歐素瑛則就日人遣返政策、高等教育機構再編及知識傳統的轉型等問題，以臺灣大學整體及部分科系為個案進行分析。⁸李東華則以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

5 日治後期從事考古學研究者，主要是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教授移川子之藏，戰後留用至1945年12月；其返回日本後，1947年2月因急性肺炎去世。見馬淵東一，〈追悼 移川子之藏博士〉，收入氏著，《馬淵東一著作集》第3卷（東京：社會思想社，1974〔1947〕），頁467-483。戰後初期實際從事考古學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的留用日籍學者，主要是國分直一與金閔丈夫。稱國分直一為當時「臺灣唯一的考古學家」之語，出自金閔丈夫，見氏著，《國分先生行狀繪卷》，收入金閔丈夫、國分直一，《臺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扉頁口繪；彩色圖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金閔丈夫文庫數位圖檔。

6 國分直一2005年去世後，家屬將其藏書與田野筆記、日記、手稿、考古學與民族學標本捐贈給臺大，臺大圖書館將整理後的檔案數位化，成立國分直一文庫。詳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國分直一文庫》，<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Kokubu>。

7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另見黃英哲，〈戰後初期臺灣之臺灣研究的展開：一個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2月，臺北），頁105-128。黃英哲提出「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分析架構，若從戰後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化統合來看，1947年4月廢除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政府後，這樣的文化政策仍持續施行。

8 參見歐素瑛的系列研究：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國史館學術集刊》第6期（2005年9月，臺北），頁145-192；《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6）；〈光復初期的國立臺灣大學（民國三十四至三十八年）〉，《國史館館刊》第24期（1998年6月，臺北），頁51-90；〈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第3期（2003年9月，

為個案，討論大學接收、人事安排及系所重建，分析戰後初期臺北帝大到臺灣大學的轉型。⁹前述論著提供我們瞭解戰後初期臺灣研究發展的制度結構，但是對於不同學術領域具體內容的繼受與發展，以及個別行動者的角色，則尚待考察。就臺灣大學而言，戰後初期大量留用的日籍教授，在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不久，陸續返回日本。¹⁰不過仍有數位長期留任，例如農學院松本巍（1891-1968，留任至 1965 年）、磯永吉（1886-1972，留任至 1957 年）、醫學院金闕丈夫與文學院國分直一（皆留任至 1949 年）。其中國分直一留用 4 年，期間常與金闕丈夫合作，整理臺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文獻及標本資料，並透過在史學系的教學與田野工作，培育以及影響戰後臺籍第一代的人類學家。戰後臺灣歷史轉型過程中，國分直一在臺灣研究與教育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值得進一步討論。¹¹

一、留用日籍教授國分直一

1987 年，高齡 90 歲的國分直一，仍任教於日本下關的梅光女學院大學，講授「文化人類學」，他在備課筆記上寫了自我介紹：

臺北），頁 201-227；〈從臺北帝國大學到臺灣大學——以考古人類學研究為例〉，《臺北文獻（直字）》第 153 期（2005 年 9 月，臺北），頁 87-126；〈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臺灣文獻》第 61 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南投），頁 287-329。歐素瑛分析臺灣人類學在戰後初期轉型階段的發展，除了整理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從附屬於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到 1949 年 8 月獨立設系期間制度與人事變遷，也討論國分直一等人在整理標本與繼續從事田野調查的貢獻。本文在歐素瑛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運用臺大圖書館藏國分直一文庫的手稿資料，進一步分析當時知識生產的變遷。

9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10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頁 287-329。

11 例如陳奇祿、宋文薰、劉斌雄、何瑞廷等戰後臺灣第一代人類學家。他們或協助並接續國分直一的工作（如陳奇祿），或是國分直一在史學系的學生。詳後述。

Meiji 41 東京

臺灣、臺北、下關水產大學～東京～熊本

梅光女學院←—

東中國海地域

田野工作 集中在東中國海地域 南 呂宋島 臺灣、西南諸島
響灘沿岸

北方 鄂霍次克海沿岸

京大 三品彰英先生 學 F. Boas, Kroeber 的文化人類學的人們
日、韓文化史研究

濱田耕作

梅原末治

臺灣 考古學調查

山地原住民族

臺灣漢系農漁民

這份自我介紹內容包含其教育背景（京都大學、人類學），以及各任教地點：從臺北（臺北師範學校、臺灣大學）到下關水產大學、東京（東京教育大學）、熊本（熊本大學），到晚年任教的梅光女學院大學。田野工作地點雖然「集中在東中國海地域」，但是南至「呂宋島、臺灣、西南諸島」，北至「鄂霍次克海沿岸」。同時特別寫下在臺灣的田野工作與研究要點：「考古學調查、山地原住民族、臺灣漢系農漁民」。¹²國分直一在 1960 年代後曾幾度重訪臺灣，上述自我介紹中的臺灣研究三項要點，奠基於戰前到戰後初期在臺灣的田野工作。

事實上，國分直一 1908 年出生於東京，但旋即隨家人來臺，自幼在南臺灣成長、受教育。隨其父親的職務調動，國分在打狗尋常小學校與嘉義大林莆小學校就學，1922 年進入臺南第一中學校，1927 年考入臺北高等學校文科甲類。1930 年返回日本，就讀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專攻國史學，受教於日本近代考古學、民族學重要學者濱田耕作（1881-1938）、梅原末治（1893-1983）。在京都帝國大學求學的國分直一，也受到馬克斯主義的影響。他並非參與政治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以

12 國分直一，〈文化人類學 1987 年梅光女學院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ntul-mf0033-07282（以下簡寫為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07282）。

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方法，這反映在他大學畢業論文的研究，強調日本近世初期資本主義時代精神與下層經濟結構變遷之間的關係，更影響到日後從事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時，關注物質文化、生產工具、社會經濟型態等問題意識。¹³國分在此時培養了對考古學與文化人類學的興趣，研讀重要典籍，如美國人類學之父 Franz Boas（1858-1942）的北美印第安人研究，他後來的文化史理論即受此啟發。

1933年3月，國分直一自京都帝國大學畢業，9月返臺，任教於臺南高等女學校。當時已有臺南師範學校的翁長林正、臺南一中的前嶋信次（1903-1983）、臺南二中的金子壽衛男，以及臺籍鄉土研究家石暘睢（1898-1964）等人，積極從事臺南地方的鄉土研究。國分直一受到他們的影響，教學之餘，開始調查臺南臺地的遺址，以後逐漸將調查區域南下延伸到下淡水溪地區，同時經常在南部村落考察西拉雅族的祀壺文化，還曾到蘭嶼、臺東、屏東山區進行民族學調查，並將這些研究發現發表在臺灣與日本的期刊。¹⁴

1939年1月，國分直一參與臺北帝國大學金闕丈夫、移川子之藏（1884-1947）教授、宮本延人（1901-1987）助手進行的高雄二層行溪南岸大湖貝塚發掘，其中出土的黑陶及彩陶引起了金闕丈夫與國分直一的注意。金闕丈夫提供當時吳越史地研究會的文獻及華南史前時代的資料，提醒國分直一將大湖貝塚出土的黑陶與華南地區的考古成果作比較。¹⁵此後國分直一與金闕丈夫建立了長久的合作關係，同時從黑陶的

13 國分直一口述，安溪遊地、平川敬治編，《遠い空：國分直一、人と学問》，頁45-48、67。大學時代的國分直一，反覆熟讀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的歷史唯物論著作，友人中也有積極從事實際的政治運動者，見熊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編，〈國分直一先生年譜〉，收入氏著，《滄海を駆る：國分直一先生の軌跡》（熊本：熊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1996），頁17-18。

14 熊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編，〈國分直一先生年譜〉，頁18。

15 吳越史地研究會於1936年8月30日在上海成立，為衛聚賢、金祖同等青年歷史學者與考古學者成立的民間研究團體，根據研究會簡章，「以研究吳越（暫以江蘇浙江兩省為限）史地為宗旨」。吳越史地研究會成員著重江浙兩地的考古出土文物研究，欲證明中國古代史中，相對於北方文化，南方文化的成立。見吳越史地研究會編，《吳越文化論

發掘與文化類型的解釋上，注意到臺灣與中國大陸南方在史前時代的關係。¹⁶在臺灣南部的田野調查與研究過程中，國分直一逐漸發展出兩種比較方法：跨越空間地域的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親緣性比較，以及跨越時間的考古學發現與當代的民族學調查比較，成為其從事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重要的研究方法。

1941年，金闕丈夫等人創辦《民俗臺灣》雜誌，國分直一成為撰稿者之一。¹⁷1943年4月，國分直一轉任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教授，此後經常出入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與移川子之藏往來，並獲得許可使用研究室及標本室的研究資料，也常與金闕丈夫進行田野調查。此時其考古遺址的調查工作，從臺灣南部延伸到中北部，並發現西海岸中部的營埔遺址等史前遺址，也初步歸納出臺灣史前遺址的類型。¹⁸國分直一有關臺灣南部鄉土史的研究與調查成果，1944年集結出版《壺を祀る村：南方臺灣民俗考》（《祀壺之村：南方臺灣民俗考》）；北部漢人社會民俗調查紀錄，如臺北盆地的閩系農家、桃園臺地的客家系農家、淡水河的民船、東海岸北部蘇澳與南方澳的沖繩移民村等調查成果，則收入1968年出版的《台灣の民俗》（《臺灣的民俗》）。¹⁹在

叢》（上海：江蘇研究社，1937）。透過金闕丈夫的協助，國分直一接觸了中國華南的考古成果，注意到衛聚賢、何天行、金祖同、林惠祥等人的研究，1942年並在南支調查會的刊物發表〈南支那東南沿海地方に於ける先史學的調査について〉，《南方》第4卷第10期（1942年10月，東京），頁50-61。

16 針對1939年太湖貝塚出土的黑陶，國分直一1943年發表專文討論臺灣史前文化受到北方文化要素的影響，見國分直一，〈有肩石斧と有段石斧及び黑陶文化〉，《南方》第5卷第6期（1943年6月，東京），頁40-58。國分曾修改該文，另以〈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び黑陶文化〉，發表在《臺灣文化論叢》第1輯（臺北：清水書店，1943），頁17-45。此一問題意識，他與金闕丈夫有進一步發展，在戰爭末期與戰後初期發表數篇論文，詳見下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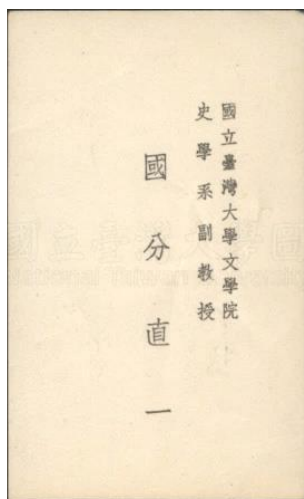
17 國分直一在《民俗臺灣》創刊號第1卷第1-3號發表〈童叢の研究〉上、中、下3篇。

18 金闕丈夫、國分直一，〈臺中縣營埔遺址調查豫報〉，《臺灣文化》第5卷第1期（1949年7月，臺北），頁29-40。

19 《壺を祀る村》內容大部分都曾發表在《民俗臺灣》。參見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南方臺灣民俗考》（東京：東都書籍，1944）、《台灣の民俗》（東京：岩崎美術社，

戰爭氛圍日漸濃厚時，國分仍持續進行臺中營埔、新竹草漯、臺北盆地周邊區域、基隆等地的考古田野調查。1945年1月，他與金闕丈夫試掘卑南巨石遺跡，其間曾遭遇美軍飛機的攻擊。戰爭末期，1945年3月國分直一被徵調入營，至宜蘭山區服役，直到戰爭結束。²⁰

1945年8月，國分直一從軍隊復員後，因為行政長官公署的留用政策，以考古學的專長留在臺灣。他先被留用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教授，1946年10月被徵用為臺灣省編譯館編審，在臺灣研究組負責整理日治時期臺灣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成果。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國府改變留用政策，大部分留用日人被遣返回國，²¹仍然留在臺灣的日籍教授中，只剩國分、金闕等少數人。1947年5月，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編譯館裁併。透過編譯館館長許壽裳（1883-1948）的斡旋，國分直一於同年7月被聘為臺灣大學史學系副教授，開設「考古學」選修課。²²



圖一 國分直一任教臺大史學系的名片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田野調查筆記》，
國分直一文庫，編號06788。

1968）。1981年，國分直一綜合兩書內容，並加以增補修改，出版為《壺を祀る村：台灣民俗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1）。

20 國分直一口述，〈兵隊記〉，收入安溪遊地、平川敬治編，《遠い空：國分直一、人と學問》，頁262-268。

21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頁287-329。

22 許壽裳在編譯館裁併後，轉任臺大中文系教授。原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成員經許壽裳推薦，多人轉任職於臺灣大學，史學系即有楊雲萍任教授、國分直一任副教授、立石鐵臣任講師。見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頁112。另，1947年7月至1949年7月，國分直一任教史學系2年期間，共4學期，開設二年級2學分的選修課「考古學」。參見《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文學院·歷史學系（36、37學年度）」，<http://course.lib.ntu.edu.tw/?q=taxonomy/term/181>（2017年6月10日檢索）。

國分授課之餘，與同為史學系留用教授的宮本延人，整理民族學研究室所接收的前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標本室。²³直到 1949 年 5 月解除留用，8 月返回日本；²⁴返日後的任教經歷，即其在晚年自我介紹中的「下關水產大學、東京、熊本、梅光女學院」。

二、翻譯、考古、教學

1945 年到 1949 年這 4 年，國分直一在臺灣的經歷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1943 年 4 月到 1946 年 7 月）、臺灣省編譯館（1946 年 10 月到 1947 年 6 月），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史學系（1947 年 7 月到 1949 年 5 月）。²⁵任職的機構四年三變，很不穩定，但其研究活動並未中斷。國分除了整理日治時期臺灣的考古學史與田野資料外，仍持續進行戰前及戰爭時期已經初步展開的考古田野工作。另外，也參與許多臺灣研究活動；任教臺大史學系，則培養數位日後在臺灣人類學界扮演領導角色的學者。

1946 年 8 月，國分直一參與戰後初期由臺籍人士組成的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活動，在該會主辦的「臺灣歷史講座」系列負責其中一場次，講授「臺灣考古學」。²⁶臺灣文化協進會，1946 年 6 月在臺灣去殖民氣氛濃厚的時局中由官方主導成立，實際上是由戰前在臺灣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活躍的參與者推動，楊雲萍是重要成員之一，負責學術方面的活動，

23 國分直一整理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標本室的經過，見國分直一口述，〈かえるかえらんの話〉，收入安溪遊地、平川敬治編，《遠い空：國分直一、人と学問》，頁 148-151。臺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標本室，到戰後臺灣大學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標本室，以至獨立為考古人類學系標本室三個階段的藏品整理經過，見芮逸夫，〈本系標本蒐藏簡史〉，《考古人類學刊》第 1 期（1953 年 5 月，臺北），頁 16-22。

24 見國分直一 1949 年 8 月返回日本之際寫於筆記簿中的〈履歷書〉，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09137。

25 國分直一，〈履歷書〉，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09137。

26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頁 128。

並編輯會刊《臺灣文化》。²⁷戰前在《民俗臺灣》時代，楊雲萍已熟悉國分直一、金闕丈夫等人。²⁸戰後初期，楊雲萍是少數主張除了對物質與機構的接收外，更要注意「文獻」與「歷史」等精神文化層面接收的人。其主張受到臺灣省編譯館長許壽裳支持，從而在臺灣研究組的活動中落實。根據黃英哲的研究，許壽裳對日治時期的臺灣研究成果，抱持「學術本無界限，凡日本人所已研究而內容完美者，我們不妨取用，不必重疊研求，多費時間」的看法，透過以翻譯代替重新研究，進行知識上的接收。²⁹

根據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的工作計畫，該組職掌為「編印臺灣文獻目錄、編行臺灣研究叢書、翻印臺灣昔時文獻、臺灣先史時代遺跡之發掘與研究、臺灣民俗研究、臺灣高山族語言研究、出版臺灣學報、編著臺灣地理、編著臺灣史、調查本省日本統治時代之檔案、編行臺灣經濟年鑑等」。³⁰其中國分直一以戰前累積的研究經歷，負責「臺灣先史時代遺跡之發掘與研究」與「臺灣民俗研究」這兩項。臺灣省編譯館

27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頁119-147。

28 《民俗臺灣》發刊初期，楊雲萍曾與金闕丈夫討論對「臺灣民俗」的「研究與愛」，楊雲萍也是《民俗臺灣》重要參與者，發表不少鄉土研究與文獻考證的作品。關於日治末期《民俗臺灣》的討論，見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入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出版公司，2008），頁49-81。不少《民俗臺灣》的作者在戰後積極參與臺灣的文化活動，某種意義上，《民俗臺灣》社群使得民俗、歷史、考古、地方等方面的臺灣研究社群網絡與知識，在戰後並不因為政權更替而斷裂，而是在新的制度與媒介中延續。參見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臺北），頁33-58。

29 許壽裳的看法，見其所撰寫的〈《臺灣學報》發刊辭〉，收入黃英哲、許雪姬、楊彥杰主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頁126。關於許壽裳與戰後臺灣研究的關係，見黃英哲，〈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許壽裳與戰後臺灣研究的展開〉，收入氏著，《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197-227。

30 〈臺灣省編譯館三十六年度工作計畫〉，見黃英哲等主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頁158-159。

在二二八事件後被裁併改編，當時楊雲萍曾羅列已完成的工作，國分直一在數個月期間，已撰寫〈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以及〈臺北盆地之農家〉3件文稿。³¹

1947年7月，國分直一轉任臺大史學系副教授，除教學外，也負責考古學、民族學的標本整理工作。原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附屬的圖書室及標本室，1945年5月因美軍轟炸波及，受到損害，一部分化為塵土；戰後初期的混亂，也導致部分原住民刀具類的藏品遺失。戰後改制為臺大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後，主持人陳紹馨（1906-1966）向學校爭取修復經費，而標本室實際整理工作，即由宮本延人與國分直一負責，包括整理、清點標本室中的考古學與民族學物件，以及修復、登錄、撰寫解說；留用講師立石鐵臣（1905-1980）則負責標本繪圖。這些標本包括臺北帝國大學設立以來，陸續入藏的伊能嘉矩（1867-1925）、宮原敦、宮川次郎、尾崎秀真（1874-1952）等個人蒐藏，與捐贈者不知名的受贈文物，以及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從事田野考古所得的出土文物，皆被重新整理，並一一登記在標本原簿。³²戰後初期整理標本室的經驗，使國分直一熟悉日治時期所累積的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知識傳統與採集的物件，在此基礎上，他日後介紹原住民族的工藝品、重建臺灣先史時代的生活、籌備展覽、準備授課講義，以及撰寫報告時，皆能充分使用這些標本。

31 楊雲萍，〈近世雜記（六）〉，《臺灣文化》第2卷第5期（1947年8月，臺北），頁12。翻譯國分直一〈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兩件文稿的譯者張樑標，是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南洋史專攻畢業。張樑標與加拿大長老教會馬偕牧師的外孫柯設偕，是臺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畢業唯二的臺灣人。參見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臺北），頁72-98。

32 見國分直一口述，〈かえるかえらんの話〉。關於戰後初期的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標本室，當時主編《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的陳奇祿在參訪過後，曾報導整理經過與復原情況，見彬（陳奇祿），〈土俗研究在臺灣——為臺大民族學研究室標本陳列室寫〉，《公論報・臺灣風土》第4期，1948年5月31日，第4版。

與國分一起整理標本室的宮本延人，自 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創校即擔任文政學部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助手，戰爭末期升助教授；戰後受聘為教授，留用史學系，開設「民俗學」、「民族學」等科目，並管理民族學研究室標本。³³宮本延人於 1948 年返回日本，其工作由國分直一接手。

在教學方面，國分直一在臺大史學系開設選修課「考古學」。戰後從日本返臺就讀的考古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宋文薰（1924-2016），曾回憶其上課情形：

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次年，我中斷在日本的學業，束裝返臺，首先被編入臺灣大學法學院就讀。某天，我得知心儀已久的國分直一先生，在文學院史學系授課，於是決定重考，終於順利進入臺大史學系。進入史學系後，我很少去上大一的課程，反而熱衷去旁聽國分先生的「考古學概論」與「臺灣先史時代概說」，以及宮本延人先生的「臺灣高砂民族誌」等課程，兩位先生都是所謂的「留用日籍教授」。由於史學系高年級的學生只有兩位，國分、宮本兩位先生特別准許我旁聽。我對國分先生表明，將來要專注於考古學方面，感覺老師的講義好像專對我一個人而作，使我對課程充滿了熱忱與快樂。³⁴

當時除了宋文薰，選修國分直一「考古學」的學生，還有劉斌雄（1925-2004）、何廷瑞等人。1948 年 5 月創刊的《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主編陳奇祿（1923-2014）除了到學校向國分直一邀稿，也時常旁聽上課。陳奇祿並於 1949 年 2 月受聘為臺大史學系助教，接替 1948 年返回日本的立石鐵臣在民族學研究室標本室繪製標本的工作。³⁵金闕丈夫則

33 宮本延人戰後留用期間在史學系的工作，見氏著，〈戰後的臺灣民族學界を省みて〉，《民族学研究》第 13 卷第 4 號（1948 年 6 月，東京），頁 115-118。

34 宋文薰，〈前輩風範〉，收入楊南郡譯著，《臺灣曙光一百年：學術開創時代調查實錄》（臺北：南天書局，2005），頁 IX-X。編按：國分直一授課名稱為「考古學」。

35 陳奇祿從《公論報・臺灣風土》主編，到 1949 年 2 月任臺大史學系助教，管理民族學研究室標本室的經歷，見陳奇祿，〈我和臺灣研究〉，收入氏著，《臺灣土著文化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1975〕），頁 491-507；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澄

留有《國分先生行狀繪卷》，描繪國分直一留用時期的一些事蹟。³⁶其中一幅名為〈講義とする國分先生 學生は二人〉（講課中的國分老師 學生二人）的圖畫，生動地呈現了他上課的樣貌（圖二）。



圖二 講課中的國分先生 學生二人

資料來源：金閨丈夫，《國分先生行狀繪卷》彩色圖，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金閨丈夫文庫數位圖檔。

金閨丈夫在這則圖畫的說明文字中，以隻身在臺的國分直一收到妻子從日本寄來的書信為例，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異同作為主題，說明書信文字（歷史學）與書信物件（考古學）等不同學科研究資料所建構知識的差異。書信內容是一般問候、平鋪直敘的文字，然而信件本身表達的寄信行為，以及信件上的痕跡（親吻收件人名字的痕跡），傳達了愛

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頁 56-71。陳奇祿回憶指出，戰後參與「臺灣風土」副刊撰文的日籍教授中，最熱心的就是國分直一。1949 年 8 月，臺大新設考古人類學系，陳奇祿轉任該系助教，日後成為臺灣研究，特別是原住民物質文化研究的重要學者。國分直一重視物質文化類緣關係的文化史或文化叢的研究方法，或許也影響陳奇祿的研究取向。關於陳奇祿的文化史研究方法與理論，見謝世忠，〈陳奇祿教授與文化史研究的方法理論〉，收入氏著，《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155-170。

36 金閨丈夫，《國分先生行狀繪卷》，收入金閨丈夫、國分直一，《臺灣考古誌》，扉頁口繪。

情的意思，而考古學就是要研究物件及物件上的痕跡。³⁷金闕丈夫幽默的筆觸與描繪的狀況是否為真實的上課內容，不得而知，不過從臺大圖書館藏宋文薰筆記的國分直一在史學系講授「考古學」內容，或許能進一步瞭解（參見附錄一）。³⁸

1947年11月國分直一講授的「考古學」，其內容也包括金闕丈夫圖說中提到的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不過並沒有金闕以妻子寫給丈夫書信的例子，而是強調同樣是研究人類的歷史，歷史學以文字文獻為主，考古學則是從考古物件或出土殘件的諸形式來探究人類生活型態。歷史學有助於考古學研究，而在現在仍是原始生活型態的地方，考古學也需要人類學的協助。除了考古學與相關學科的關係外，國分直一授課內容共有6章，包括考古學的歷史、研究法、考古學領域、考古學中的時代區分等主題，並詳細介紹考古學研究的對象，也就是各種遺物（工具與加工品）。宋文薰筆記的內容佔最多篇幅的，是介紹各種工具與加工品的遺物，包括石器、骨器、貝製品、陶器、植物性遺物、金屬工具等，以及與史前食料文化有關的自然遺物。講義中除了介紹西方與日本的考古學史以及當代的研究成果，也在各單元主題中，以臺灣的考古出土石器與陶器等物件來說明；並在介紹研究出土遺物的使用方式時，探討現行土俗與石器時代文化之間的關連性（例如，比較石器時代的貝輪與臺灣南部漁村使用的貝輪魚具），以及從出土物件類型的比較研究比較中，討論與周邊區域的關係。³⁹

現行土俗與出土文物之間比較的方法，是國分在講義中主張的「考古學研究上的土俗學的方法 ethnographical method」；而就出土文物與周

37 金闕丈夫，〈講義とする國分先生 學生は二人〉，收入氏著，《國分先生行狀繪卷》。

38 臺大圖書館藏宋文薰手稿資料中，有一件名為《考古學（1947年11月）》的上課筆記，封面註記「考古學概論、臺灣先史時代概說」，內頁第1頁筆記「國分直一先生講義」。這一件應該是前述宋文薰提到的國分直一「考古學概論」與「臺灣先史時代概說」的筆記。國分直一講授，宋文薰抄錄，《考古學（1947年11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宋文薰教授手稿）。

39 國分直一講授，宋文薰抄錄，《考古學（1947年11月）》。

邊其他考古遺址文化的親緣關係，是討論史前文化源流的重要方法。就臺灣與周邊區域的關係而言，不論是透過古今物質文化的時間先後比較，或是周邊地理空間之間在史前文物異同方面的比較，國分認為「關於臺灣的先史時代文化的解明，不單單只是臺灣的問題而已，而是提供解決東南亞細亞諸問題的鑰匙，其重要意義在此」。⁴⁰從授課講義來看，國分的「考古學」，不只介紹考古學的學科發展、學術對象、知識內容，還包含考古學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國分也實際應用在臺灣史前時期的考古研究。

國分直一講授的「臺灣先史時代概說」，其講義稿或授課筆記目前未見。不過，國分戰後初期原擬出版專書《先史時代的台灣（概說）》，宋文薰曾於 1951 年從楊雲萍處借來該書之印刷校正版殘件抄錄（參見附錄二），⁴¹國分直一文庫則藏有兩種他在筆記簿中預擬的〈臺灣先史學概論〉目錄（附錄三），從這 3 份文獻，或有助於我們瞭解「臺灣先史時代概說」的授課內容。⁴²從目錄來看，國分主要是介紹從臺灣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玉器、木器、金屬器等遺物，並根據這些出土標本重建臺灣史前時代的生活樣式與文化類緣關係。如果說「考古學」是講授學理，「臺灣先史時代概說」則是將考古學概論的學理，透過具體出土物件所建構的生活樣式，介紹臺灣史前史。國分直一主張從石器時代以來，「臺灣位處於從南而北、從北到南，以及從大陸到太平洋的交通路

40 國分直一講授，宋文薰抄錄，《考古學（1947 年 11 月）》，頁 16、34。國分直一回日本後，結合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研究方法，逐漸發展出民族考古學（ethnoarchaeology）的研究取向。見國分直一，〈考古学研究と民族學・民俗學の援用〉，收入氏著，《環シナ海民族文化考》（東京：慶友社，1976），頁 8-18。

41 見國分直一原著，宋文薰抄錄，《先史時代的台灣（概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宋文薰教授手稿）。宋文薰在首頁附記：「本書印刷時正好是終戰，被當歹古紙處份，遂未見刊行。習靜樓藏有其印刷校正版，得到樓主好意，抄寫之。1951.8.29 文薰記。」按：習靜樓為楊雲萍書齋名。宋氏抄錄版本有標註頁碼，至頁 161，但部分缺頁（1-27、33-42、47-64）。

42 國分直一原著，宋文薰抄錄，《先史時代的台灣（概說）》；國分直一，〈臺灣先史學概論 目錄 二種〉，收入《採集記》，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09143。

線上形成的十字路口的位置上」，因此「臺灣從石器時代以來就位在大東亞圈的中心」；臺灣的歷史絕不只是從鄭成功以來或是其後的清朝，或日本統治下漢人的歷史，而是從遠古的石器時代以來，長期在臺灣的海岸邊、在河川附近的高丘居住的人們所形成的歷史，其文化早由南方文化、大陸文化，以及北方文化匯聚而成。⁴³

除了整理日治時期的考古學研究成果外，國分直一在戰後也持續參與考古田野調查工作。戰前任教臺北師範學校時，國分直一經常帶領學生從事田野考察與考古挖掘。⁴⁴轉任臺大史學系後，也在 1948 到 1949 年間，多次利用寒暑假，帶領學生挖掘臺中營埔、新竹草漯、桃園大園、大溪、臺北金包里、小基隆等地的遺址。這些遺址，部分在日治時期已有發現或研究紀錄，部分則由國分直一初步調查，也有新發現的遺跡（見表一）。⁴⁵

表一 戰後初期國分直一與臺灣史前考古學田野調查（1945-1949）

順次	田野調查地點	調查時間	參與者	調查報告 (發表時間)	備註
1	臺東縣卑南遺跡發掘	1945.1	金闕丈夫 國分直一	〈臺灣東海岸卑南遺跡發掘報告〉(1957)	
2	高雄縣鳳鼻頭遺跡調查	1944.8 1945.8	國分直一 坪井清足 金闕丈夫		1. 最初發現者金子壽衛男。 2. 1944.8 國分直一調查。 3. 戰爭末期坪井清足曾調查。 4. 1945.8 坪井清足與金闕丈夫通信。
3	臺中縣埔心子遺跡石棺發掘(竹山國民學校南側)	1946.2	杉山直明 金闕丈夫 國分直一		1. 戰後最初的考古學工作。 2. 1945.7 杉山直明(松山虔三)發現。

43 國分直一原著，宋文薰抄錄，《先史時代的台灣（概說）》，頁 153-161。

44 當時其調查區域大部分在臺北盆地以及北海岸一帶。部分考古日記與筆記，見國分直一，《採集記》、《Archaeology》，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09143、09146。

45 1950 年國分直一返回日本初期，曾與金闕丈夫合寫論文發表在日本民族學會，向日本學界介紹臺灣 1945 年至 1949 年之間的考古學研究。見金闕丈夫、國分直一，〈台湾先史考古学における近年の工作〉，《民族学研究》第 18 卷第 1、2 號（1954 年 3 月，東京），頁 67-80。

順次	田野調查地點	調查時間	參與者	調查報告 (發表時間)	備註
4	臺中縣大肚溪北岸營埔遺址發掘與附近區域調查(南岸八卦山遺址、大甲東遺址、臺中縣豐原區內埔鄉蕃社)	1946.8 1948.8	國分直一 國分直一 何廷瑞 張耀錡 宋文薰 王鴻博 劉斌雄	〈臺中縣營埔遺址調查豫報〉(1949)	1. 戰後第二回發掘。 2. 王鴻博調查大甲東遺址。 3. 劉斌雄調查臺中縣豐原區內埔鄉蕃社遺址。
5	新竹縣後龍底、苑裡兩貝塚發掘	1946.11	楊雲萍 國分直一	〈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稿)(1947)	1. 戰後第三回發掘。 2. 臺灣省編譯館考古調查隊。 3. 後龍底貝塚 1941 年由金子壽衛男發現。 4. 後龍底為苑裡之延伸，是苑裡文化的殖民地。
6	曾文溪上游地方調查(頭社、玉井)	1947.2	金閔丈夫 國分直一		1. 頭社鳴頭部落由鄭水深發現。 2. 金閔丈夫負責頭社平埔族人類學調查。 3. 國分直一負責玉井地區的民族學與考古學調查。
7	基隆市社寮島石棺發掘	1947.5	國分直一 金閔丈夫 川平朝申 金城順亮	〈基隆灣沿岸における考古學的調查〉(1954)	1. 戰後第四回發掘。 2. 凱達格蘭系土器。
8	蘭島科學調查團	1947.5-6	馬廷英(團長)等 金閔丈夫 國分直一	“Note on the Burial Customs in the Botel Tobago Island”(1949)、〈終戰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查〉(1952)	臺灣省政府蘭嶼科學調查團
9	臺南臺地新的遺物包含層發現(臺南至關廟之間)	1947.8	國分直一		1. 國分直一 1938 年前後曾調查臺南臺地。 2. 與二層溪南岸大湖遺址黑陶文化共同紋樣，是大湖先史部落在臺南臺地的殖民地。
10	小琉球島的調查與發掘(烏鬼洞北方天臺遺跡、大寮遺跡)	1948.5	金閔丈夫 國分直一	〈小琉球嶼における先史遺跡〉(1957)	烏鬼番調查
11	新竹縣海岸地方，以及大嵙崁溪沿岸的調查	1948.8	國分直一 劉茂源 鄭富春		草漯遺址最初發現者為庄司孝久
12	臺北市植物園、龍口里附近遺跡調查				

順次	田野調查地點	調查時間	參與者	調查報告 (發表時間)	備註
13	臺北市北郊尖山遺跡調查				
14	樹林遺跡及其系統	1948.12	國分直一		1945.10 國分直一曾調查
15	芝山岩遺跡及其系統	1948.12	國分直一 何廷瑞 宋文薰 劉斌雄		
16	臺北盆地北緣六張犁遺跡及其系統				
17	臺北士林鎮社仔遺跡及其系統				
18	新竹縣大園鄉草漯遺址、大園遺址、大溪街附近河岸調查	1949.4-5	國分直一 陳奇祿 何廷瑞 宋文薰		大園遺址發現者為大園國民學校教師徐張
19	江頭遺跡及其系統（淡水河流域關渡遺跡）、大屯山西北緣海岸、小基隆番社後遺跡、金山遺跡	1949.5	國分直一 何廷瑞 宋文薰 劉斌雄	國分直一等，〈關於最近踏查之新竹縣及臺北縣之海邊遺跡〉（1949）	北部凱達格蘭系平埔族文化

資料來源：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台灣先史考古学における近年の工作〉，頁 67-80；

《臺灣考古誌》；〈臺中縣營埔遺址調查豫報〉，頁 29-40。國分直一、陳奇祿、何廷瑞、宋文薰、劉斌雄，〈關於最近踏查之新竹縣及臺北縣之海邊遺跡〉，《臺灣文化》第 5 卷第 1 期（1949 年 7 月，臺北），頁 35-40。國分直一，《台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1981〔1952〕）。楊雲萍，〈近世雜記（六）〉，頁 12。

說明：筆者製表，以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台灣先史考古学における近年の工作〉提及的 17 件戰後初期考古田野調查活動為基礎，根據其他資料增補，並加上各項出版與未出版的調查報告資料。

國分在史學系的教學與田野考古工作，使學生獲得了實際的技術與經驗。從 1947 年至 1949 年史學系時代的民族學研究室，提供的民族學與考古學是選修課程，並沒有田野調查的學分，因此國分直一與學生們進行的田野調查與考古挖掘，並非出於正式學分課程的要求，而是自願參與。到了 1949 年 8 月，民族學研究室從史學系獨立，臺大成立考古人類學系之後，田野調查才成為正式課程。

此外，國分直一在戰後也參與了臺灣官方組織的集體考察活動。1946年11月，國分直一與楊雲萍及金闕丈夫，到新竹縣苑裡及後龍兩處挖掘考古遺址。此次挖掘延續戰前的地表田野考察，一週內成果豐碩，獲得了石器、陶片、土器、獸骨等4,500餘件。⁴⁶國分直一將此次發掘成果寫成〈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由張樑標譯為中文。⁴⁷

1947年5月，臺灣省政府組織蘭島（蘭嶼）科學調查團，由臺灣省海洋研究所長馬廷英（1899-1979）領隊，以臺灣大學教授為主要成員，包括金闕丈夫、植物學教授山本由松（1893-1947）等人。當時仍是臺灣省編譯館編審的國分直一，也隨團與金闕丈夫一同負責考古學、民族學的調查。此次調查從5月31日登島到6月10日離開，為期將近兩週。⁴⁸金闕丈夫對島上的雅美族（按：現稱達悟族）進行了體質測量調查，國分直一則從事考古與民族學的調查，他在椰油（Yayu）社附近的Igan海邊岩石區，發現前所未見的曝岩葬。此曝岩葬為部落內無親屬的將逝者，濱死前由族人包覆Akaba葉，用片板送至海邊岩石上，任其風吹雨淋、海浪拍打，死後骨骸往往散落不全。此一葬式習俗並未見於蘭嶼其他部落，1897年烏居龍藏（1870-1953）或1929年鹿野忠雄（1906-1945）的蘭嶼調查報告中亦未提及。這種曝岩葬的文化特質，近似南島民族的印尼群島，乃至琉球群島的葬式。國分透過此一文化特質，以及其他埋葬風俗（如成年人、幼童的墓地分開或同一處所）的分析，推論此一習俗或許與蘭嶼島上的住民來源不同有關係。⁴⁹

蘭嶼科學調查團歸來後，國分直一發表2篇論文，一篇為前述曝岩葬習俗的初步調查。另一篇則是〈終戰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查〉（戰

46 不著撰人，〈發掘先史遺物 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民報》，1946年12月6日，第3版。

47 此文列入臺灣省編譯館計畫出版的《臺灣學報》創刊號目錄中，但實際上未見刊行。

48 此行蘭嶼調查的經過，國分直一於1952年在日本發表。參見〈終戰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查〉，收入氏著，《台灣考古民族誌》，頁336-355。

49 Naoichi Kokubu, "Note on the Burial Customs in the Botel Tobago Island (關於紅頭嶼的埋葬樣式),"《臺灣文化》第5卷第1期，頁45-54。

後初期的蘭嶼調查），文中除了說明參與調查的經過，特別記錄蘭嶼雅美族與國家接觸的經驗，如戰後初期中華民國政府各種行政機構與國家儀式出現在蘭嶼社會；同時也分析島上原住民受現代貨幣經濟的影響，並憂心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⁵⁰

三、副刊與展示：知識的擴大流通

國分直一在戰後初期，曾在臺灣文化協進會的「臺灣歷史講座」講授「臺灣考古學」。在編譯館短暫任職期間，主要從事日治時期考古學、民族學的資料整理與翻譯。延續戰前積極發表田野調查報告的熱忱，國分至臺大史學系任教後，嘗試透過適當的媒體，如報紙副刊、博覽會等，向臺灣社會介紹日治以來累積的臺灣考古學與民族學成果。雖然不清楚當時社會一般的閱聽人反應如何，但這種與大眾對話的嘗試，得以使知識從學院內的小眾對外流通與擴大傳播。

自 1948 年 9 月到返日後的 1950 年代初期，國分直一先後與立石鐵臣、陳奇祿合作，在《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連載「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每期「臺灣風土」有部分版面供國分直一從臺大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所藏臺灣原住民族學標本中選擇重要物件加以解說，同時附上前期由立石鐵臣、後期由陳奇祿（1949 年 1 月後）繪製的標本圖繪（見附錄四）。⁵¹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一共發表 38 個單元，有計畫地介紹臺灣原住民各族群的重要物質文化標本。⁵²這些標本都由國分直一挑

50 國分直一，〈終戰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査〉，頁 336-355。

51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在《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發表的經過，見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頁 303-321；國分直一，〈「台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成立記〉，收入氏著，《台灣考古民族誌》，頁 380-382。

52 國分直一在《公論報·臺灣風土》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連載至 38 單元。1981 年在日本出版的《台灣考古民族誌》，則發表 76 單元的「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含先前的 38 單元），各族單元數分別為：雅美族 24、排灣族 19、阿美族 16、泰雅族

選，呈現與考古研究有關的民族學資料，從裝身具、到表現漁獵、農耕技術的物件，他希望體系化地介紹臺灣原住民的生活技術。⁵³除了栩栩如生的標本圖繪外，國分的解說包含材質、形制、功能，以及相同形制標本的比較。此一系列，某種程度上繼承了戰前《民俗臺灣》中臺灣民藝圖譜系列的作法。不過《民俗臺灣》以介紹漢人社會的民俗與民藝為主，「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則重視臺灣原住民的工藝品。

試舉一例，國分直一最初發表在《公論報·臺灣風土》第20期的圖譜標本(3)解說，介紹排灣族的木臼雕刻(圖三)。國分先說明臼的功能是搗粟，常見於印度尼西亞一帶；有木雕的臼，頗為珍貴；在臺灣，排灣族最善於木雕工藝。接著說明雕刻的圖案及其象徵意義，上半部的浮雕主題男女4組，以搭肩、持連杯等圖案，表現情趣的生活，下半部則是打獵與搗粟，表現生產的生活實況，下緣則雕著聯繫所有圖案的百步蛇。最後介紹排灣族的連杯、百步蛇信仰、百步蛇傳說、頭目的象徵，以及其所表現的社會階級。

在單一族群的物質文化標本解說中，國分除了從外觀、形制、尺寸、材質與裝飾等客觀描述標本本身的樣貌，也解說其用途與象徵，並常以類似物件的並置對照，進行文化史的比較與推論。⁵⁴「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因此不單是標本解說，而是國分結合考古學與民族學比較方法的學術研究觀點的摘要。

13、布農族7、考古出土品6、平埔族4、鄒族2、魯凱族2、賽夏族1、漢人1、海南島黎族1，總計有225件民族學與考古學標本的圖譜及解說。

53 國分直一，〈「台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成立記〉，頁381。另見李子寧，〈以圖像重現歷史的先驅：「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與「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臺灣博物》第129期(2016年3月，臺北)，頁32-41。

54 在不同族群的類似物件的比較上，如李子寧以圖譜(29)的貝製及青銅製手鐲(Ami族、平埔族標本及Panapanayan系先史標本)為例，指出國分以3件不同族群的標本，從其外表形制的類似，論述史前出土的青銅製手鐲，可能是貝製手鐲的祖型。見李子寧，〈以圖像重現歷史的先驅〉，頁32-41。另見國分直一，《台灣考古民族誌》，頁401。



圖三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3)：白與施於其上之彫刻(Paiwan 族)

資料來源：《公論報·臺灣風土》第 20 期，1948 年 9 月 21 日，第 6 版。

此系列亦可視為史學系透過「臺灣風土」副刊，向外界介紹從戰爭廢墟中重新出發的民族學標本室的整理成果。⁵⁵同時，此一系列的發表時間，也配合 1948 年 10 月舉辦的臺灣省博覽會，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策展「風土館」，其中即有臺灣原住民考古學與民族學的展覽。

臺灣省博覽會，以修復後的前臺灣總督府及周邊設施作為展覽場地，於 1948 年 10 月 25 日臺灣光復節開幕。按照官方的宣傳，這次博覽會的目的是為呈現光復後 3 年來臺灣接收與建設的成就。⁵⁶其中，第三

55 國分直一也在《公論報·臺灣風土》發表〈烏鬼蕃的傳說與其遺址：伊能嘉矩說之修正〉（第 9 期，1948 年 7 月 5 日）、〈四社平埔族的「作向」〉（第 100 期，1950 年 6 月 6 日）、〈水底寮、公荖坪先史遺跡調查（一）～（五）〉（第 108 期，1950 年 8 月 7 日～第 125 期，1950 年 12 月 29 日），以及〈戰後臺灣歷史學界與民族學界：以中國內地來臺學者的活動為主（一）～（五）〉（第 144 期，1951 年 10 月 19 日～第 149 期，1952 年 1 月 25 日）。其文章譯者，多為主編陳奇祿或學生劉茂源、宋文薰等人。

56 不著撰人，《臺灣省博覽會手冊》（臺北：臺灣省博覽會，1948）。戰後初期臺灣官方與民間舉辦各種展覽會與博覽會的研究，見廖文碩，〈寓教於覽：戰後臺灣展覽活動與臺灣省博覽會 1945-1948〉，《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4 期（2011 年 5 月，臺北），頁 181-222。

會場臺灣省博物館內設有「文獻館」，陳列臺灣的歷史文獻，由楊雲萍負責策展；前臺灣總督府內的第一會場3樓，則設有「風土館」，由臺灣大學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陳紹馨負責規劃，國分直一也有參與。⁵⁷

「風土館」的展覽，根據陳紹馨指出，主要介紹臺灣的史前史以及當代原住民的文化；展覽分為3個部門：一、總括的說明，二、史前時代，以及三、現在的情形：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展覽目的則為呈現對日治時期「山地同胞」研究成果學術遺產的接收，也希望透過風土館的展覽，普及「民族學的意識」，達到「在我們的生活以外，還有一種生活方式」的「互相瞭解」。⁵⁸很顯然的，風土館的設立，在於呈現戰後對於日治時期學術研究的知識接收成果，其中包含宮本延人、國分直一等留用日籍教授整理的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的學術成果，預設觀眾則是住在都市中漢人社群的「我們」。

目前研究戰後博覽會的成果雖多，但著重於政策及展覽分工等，對於展覽內容則以文字描述為主，不易從文字檔案重建「風土館」的具體內容。而國分直一留下的田野筆記與日記檔案，描繪了風土館的布置與展覽的標本物件，清楚呈現當時的展示架構與展品安排（參見文末附圖）。

在展場空間規劃上，分為6個單元，呈現「回」字形的設計；在動線上，從入口處進場後，逆時鐘方向，依序先經過「總括的說明」的I、「史前時代」的II與III，然後是「現在的情形」的IV1、IV2、V與VI。在展示手法上，則是「以山地同胞為資料，把標本、相片、圖錄相互配合，務期把生活上的主要樣相具體的生態學的地表現出來」，⁵⁹亦即

57 楊雲萍發表〈博覽會文獻館舉要〉與〈臺灣簡史—為臺灣省首屆博覽會「文獻館」而作—〉兩篇文章介紹文獻館的展覽，見《公論報·臺灣風土》第25期，1948年11月9日，第6版。「風土館」則由陳紹馨撰文介紹，見陳紹馨，〈臺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的展觀〉，《公論報·臺灣風土》第24期，1948年10月25日，第7版。宮本延人也以〈台灣山地工藝一瞥〉一文，介紹風土館的原住民工藝，見《公論報·臺灣風土》第24期，1948年10月25日，第7版。

58 陳紹馨，〈臺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的展觀〉。

59 陳紹馨，〈臺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的展觀〉。

結合了實物標本與圖像，透過文字解說與物件，以及視覺化的展示技術。

第一部門「總括的說明」，以牆面上的「太平洋諸島民族分布圖」與「臺灣山地同胞及南洋諸民族語言比較表」，呈現臺灣原住民的南島起源，這是日治初期開始有近代臺灣原住民的人類學研究以來形成的通說，並展示移川子之藏的泰雅族系譜研究成果。透過原住民不同族群的物質文化物件，以及東南亞泰國、菲律賓的石器、中國與東北亞的古代文物，暗示當代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型態與周邊區域史前文化型態的關係。

第二部門的「史前時代」，透過「台灣住民體質計測表、台灣山地同胞各族分布圖、台灣先史遺址散布圖（參見表二及圖四）、台灣之主要先史遺址」等圖表，銜接第一部門中臺灣原住民在人種起源的體質測量特徵，以及呈現以下問題：若臺灣原住民是南島民族的支系，那麼當代臺灣原住民是「從自前就住在臺灣的，或是從南方遷移來到的？如果是從南方遷移來到的，那麼是在什麼時候？」。⁶⁰換言之，當代原住民文化是否為史前時代文化的後裔？或是另外從南方遷移而來的南島民族？透過展示當代原住民的分布與臺灣史前遺址的分布，提示彼此之間可能的關連性。也展示臺灣中部、南部與東部等主要史前遺址出土的石棺。

在史前時代另一區（III）展櫃內，則有北部圓山遺址出土的骨針、腕輪、耳璫、手環等。這一區最重要的展品，是一幅由金闕丈夫與國分直一策劃、立石鐵臣繪製的「先史時代人生活情形復原圖」油畫，圖繪內容是根據臺灣各地遺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等物件，結合民族學的知識，重建臺灣在石器時代人類生活的樣貌。⁶¹金闕丈夫與國分直一還特別在

60 陳紹馨，〈臺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的展觀〉。

61 「先史時代人生活情形復原圖」應該有部分是國分直一在史學系講授「臺灣先史時代概說」的內容，從目前留存的講義來看，是藉由民族學知識推測臺灣出土物件的性質與用途，以之重建臺灣史前時代的生活樣式以及文化類緣關係。見國分直一原著，宋文薰抄錄，《先史時代的台灣（概說）》，及《採集記》。

展覽開幕當天，在「臺灣風土」發表〈關於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專文介紹。⁶²而此一透過圖像再現歷史的史前時代生活，也與第三部門形成對照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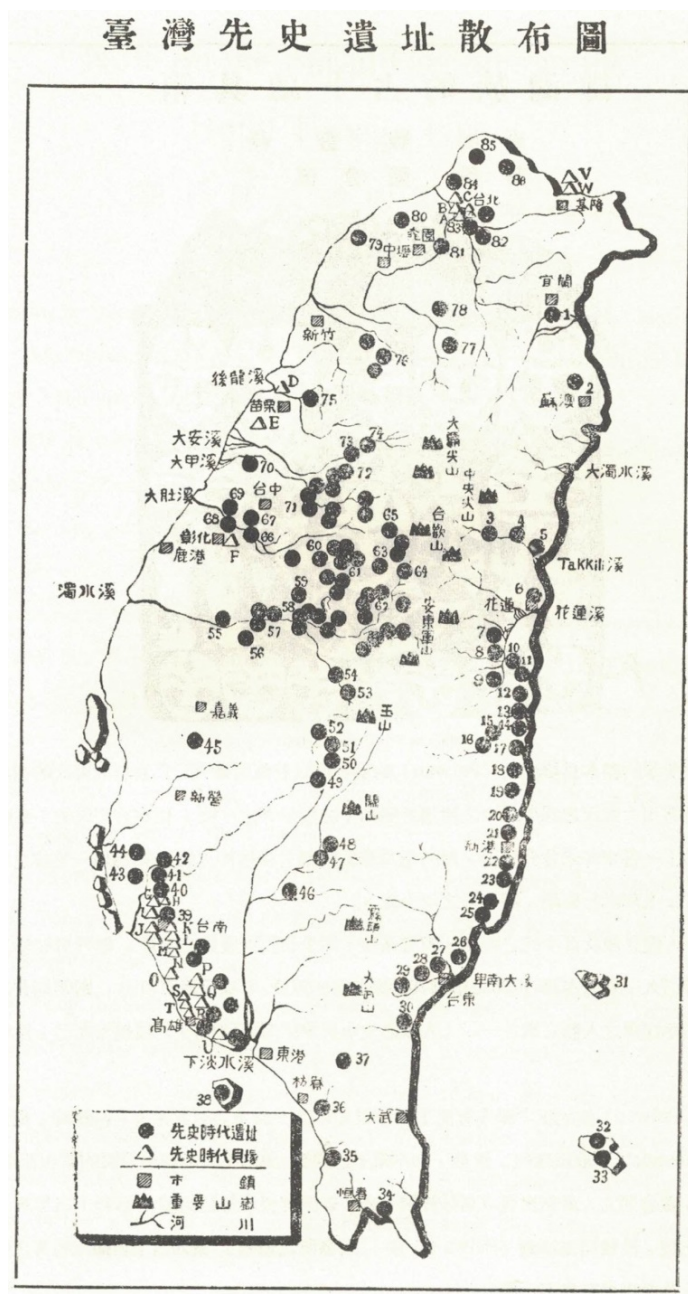
表二 國分直一繪「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所列遺址及貝塚

先史時代遺址					
01 宜蘭	16 舞鶴	31 火燒島	46 六龜	61 埔里	76 五指山
02 新城	17 姑仔律	32 Iralarai	47 排剪社	62 姊妹原	77 Gihen
03 Sihao	18 加走灣	33 Imourod	48 Lilara	63 霧社	78 角板山
04 Botakan	19 石寧埔	34 墾丁	49 Saviki	64 Mahebo	79 草漯
05 Takkili	20 成廣澳	35 楓港	50 Nea-e-uteuna	65 白狗	80 大園
06 花蓮	21 Pesirian	36 Kasuvongan	51 Tapangu	66 勝賢	81 樹林
07 平林	22 小馬武屈	37 Kulalao	52 Ralauya	67 烏日	82 水源地
08 鳳林	23 大馬武屈	38 琉球嶼	53 Take-tonpo	68 追分	83 龍
09 馬太鞍	24 八里芒	39 六甲頂	54 Mamahaban	69 大肚	84 淡水
10 Tavarong	25 Toran	40 善化	55 二水	70 清水	85 小基隆
11 新社	26 Karoroan	41 烏山頭	56 埔心子	71 水底寮	86 金山
12 貓公	27 卑南	42 番子田	57 集集	72 Dovyogoh	
13 姑律	28 呂家	43 佳里	58 水裡坑	73 二本松	
14 大港口	29 大南社	44 麻豆	59 水社	74 雪見	
15 Chikirian	30 大廩里	45 上茄苳	60 烏牛欄	75 尖山	
先史時代貝塚					
A 圓山	E 苑裡	I 三分子	M 大湖	Q 左營	U 鳳鼻頭
B 社子	F 彰化	J 臺南	N 內湖	R 覆鼎金	V 社寮島
C 江頭	G 鹽行	K 車路墘	O 深底	S 桃園子	W 大沙灣
D 後龍底	H 蔦松	L 中洲	P 後勁	T 內惟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關於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臺灣文化》第5卷第1期（1949年7月，臺北），頁42。

說明：原文右下角註明「1949.6.1 製圖」。

62 金闍丈夫、國分直一解說，立石鐵臣原圖，〈關於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公論報·臺灣風土》第24期，1948年10月25日，第7版。關於該圖的分析，見李子寧，〈以圖像重現歷史的先驅〉，頁32-41。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關於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頁 43。

第三部門「現代的情形」，包括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等3個單元（IV、V、VI），同樣是結合圖表、圖像與標本物件，呈現當代原住民的生活樣貌。透過「台灣山地同胞語言分布圖」，揭示臺灣原住民是使用不同語言的多元族群。同時以當代各族群的民族學標本與照片，呈現以村落為中心，和金石器並用的農耕與狩獵方式；並以不同族群的家屋、性別角色、織布、服飾，展示其物質生活；另外透過排灣族、賽夏族與雅美族的儀式照片，成年式的刺青與拔牙照片與儀式工具物件，呈現社會與精神生活。

從展示物件來看，此一展覽，可以說是接收後的臺大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標本陳列室，就整理日治時代的考古學、民族學調查與學術研究成果的完整呈現。將這些從戰前到戰後初期的學術成果，透過博覽會展覽，以及報紙媒體介紹，跨出學院的專門知識社群。

1949年6月，國分直一回日本前，特別寫了〈關於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以及與金關丈夫合撰〈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以文字與地圖呈現已經整理好、要歸還給臺灣的日治時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成果。⁶³〈關於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文中的附圖「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已先在臺灣省博覽會的風土館展出（即圖四）。

此外，從國分直一筆記本記錄預計編纂報告書的目錄，如〈臺灣本島とその周邊島嶼の遺跡と遺物（目錄）〉（臺灣本島與周邊島嶼的遺跡與遺物〔目錄〕）（附錄五），顯示他整理考古學、民族學的研究成果書面報告之構想。由該目錄可知，國分直一將臺灣本島與周邊島嶼分為9個地理區域，並整理各區域內發現的史前遺址，其中包含日治時期許多學者的成果，以及他自己在戰前與戰後初期曾參與調查的遺址。⁶⁴

63 見國分直一，〈關於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頁41-44。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著，陳奇祿、宋文薰譯，〈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文化》第6卷第1期（1950年1月，臺北），頁9-15；陳奇祿與宋文薰特別寫了「譯者說明」：「本文原文為日文，前此未經發表，為1949年6月國分直一先生在歸國前委託譯者翻譯發表的。」

64 國分直一，〈臺灣本島とその周邊島嶼の遺跡と遺物（目錄）〉，國分直一文庫，編號09137。

在〈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的結論中，國分直一說：

現在土俗人種學教室的所有資料已整理完竣，我們根據戰爭中期以後至今日所得的資料；根據過去 50 年間諸先輩的業績，綜括的考察臺灣先史時代文化的時期來到了。⁶⁵

即將返回日本的國分直一，將這綜括性的考察，也就是建立臺灣史前史的學術工作，交給了他在臺灣的學生們。⁶⁶

四、去殖民氛圍中的知識生產

戰後留用期間，國分直一除了持續進行考古調查、整理民族學研究室標本資料、授課、以及在展覽活動與報紙介紹臺灣的出土文物與史前文化等，參與戰後的「知識的接收」外，在透過出土考古出土物件重建史前文化類型的知識生產上，從 1930 年代末逐漸發展的臺灣史前文化多元論，在戰後的環境中，也受到了戰後臺灣「再中國化」的時代環境與新的知識體制的影響。

1946 年 11 月，國分直一參與臺灣省編譯館在苗栗後龍、苑裡一代的考古調查與挖掘。這是戰後臺灣在動盪時代中少見較有規模的平原地帶考古田野挖掘活動，延續 1930 年代以來，殖民地臺灣的考古學挖掘調查，從早期的高山區域轉移到平原地帶的方向。此次挖掘出土了不少黑陶的土器，其形制與中國大陸出土的黑陶有許多類似之處。這種強調出土物件形制上的類似性，提供當時人類學界推論同一地理區位內文化層在時間上的先後關係，與不同地理區位內文化層間的親疏

65 金閔丈夫、國分直一，〈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頁 15。

66 國分直一對「綜括考察臺灣先史時代文化」的期待，宋文薰很快就有回應。1954 年宋文薰撰文介紹臺灣的考古學史與出土遺址，也分析臺灣的史前時代文化特質，並修正日治末期鹿野忠雄提出的臺灣史前時代文化層的概念。見宋文薰，〈考古學上的臺灣〉，收入林熊祥等著，《臺灣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頁 91-103。

遠近等比較研究方法。形制上的親緣性比較，在當時單線演化論及傳播論的人類學理論影響下，往往被解釋為中心區文化的擴張與發展。兩地現生文化特質的相似性，或兩地遺址出土文物形制的類緣相似性，則被解釋為彼此之間有文化史上的發展關係或傳播關係，甚至是同一文化的遷移所致。

當時這樣的人類學與考古學比較研究方法，使國分直一在戰後的臺灣研究，呈現了某種有趣的分歧現象。在蘭嶼調查所見的曝岩葬，與東南亞乃至琉球的習俗近似，因此國分推論某部分蘭嶼的文化來自東南亞及琉球的文化傳統，甚至是早期不同祖源地的移入族群的習俗遺留。苗栗後龍苑裡出土的黑陶，則被解釋為與中國大陸的黑陶文化在史前時期文化上具親緣性。國分直一對於臺灣史前遺址出土的黑陶乃至彩陶的文化類源關係的解釋，在戰前 1939 年參與高雄大湖貝塚挖掘出土黑陶後，開始注意到史前時期大陸文化的影響。1943 年金閔丈夫與國分直一分別發表〈台灣先史時代に於ける北方文化の影響〉（臺灣史前時代北方文化の影響）與〈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び黒陶文化〉（有肩石斧、有段石斧以及黒陶文化）兩篇論文，將臺灣出土的石器、黒陶、彩陶與 1930 年代中國出土的黒陶文化互相比較，推論臺灣的史前文化中具有北方要素，是北方要素的南界；而石器文化中的有肩與有段石斧，則是南方要素北界。換言之，臺灣的史前文化，同時受到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元素的影響。⁶⁷

金閔丈夫與國分直一注意到北方文化要素，是就臺灣各地方遺址在不同文化層中出現的遺物，從石器、陶器、骨器到埋葬方式等，就物件的形制與功能，推論不同遺址之間的文化類緣關係；並且從臺灣內部遺址之間文化類緣關係，到臺灣外部——大陸以及東南亞的考古遺址出土文物，進行廣域文化比較後，提出的解釋。國分直一有關北方文化要素

67 見金閔丈夫，〈台灣先史時代に於ける北方文化の影響〉、國分直一，〈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び黒陶文化〉，《臺灣文化論叢》第 1 輯，頁 1-16、17-45。

或是中國大陸影響的解釋，是從出土文物中發現臺灣史前時期諸文化型態的多元來源。⁶⁸

然而這種尋找文化相似性的比較研究，推論後的政治加值作用，在臺灣正處於去殖民的時代背景中，被特別加強了。例如，臺灣省編譯館談到 1946 年底苗栗後龍、苑裡的考古發現意義時，對《民報》記者說：

余等素料臺灣先史時代，當有若干中心聚落，再由此項中心聚落分出殖民聚落，散佈各地，此種關係由此次發掘之苑裡、後龍底兩遺址，更可推定，苑裡係先史時代臺灣中北部之重要中心聚落，曾長時間保持黑陶文化之傳統，並發揚光大，同時後龍底遺址，以掘獲之資料觀之，當為苑裡中心聚落之殖民聚落，而苑裡先史聚落，則又與中部大肚丘陵及大肚溪沿岸之先史大聚落（即清水，社腳，營埔等先史聚落）之文化，互為關連，同時苑裡先史遺址，有質量比較豐富之貝塚，經發掘貝層之最後部分，明瞭先史時期金石併用之狀況。並於包含黑陶及押型紋土器，鐵器之貝層中，發現彩色土器，由此可以證明臺灣在先史時代，曾接受中國遠古文化之傳統，並繼續至相當長久之時期，故此次發掘，除闡明本省先史期狀況外，更進而推知本島與中國大陸之歷史的關係，使臺灣的歷史，為之改觀，其意義實甚重大。⁶⁹

雖然戰前國分直一已經意識到臺灣的史前文化具有多元來源，並構成了不同的文化層，其中包含北方，亦即大陸傳來的文化。但是與大陸考古學出土物件親緣關係的探究，一直要到戰後臺灣西部平原多次考古遺址

68 國分直一返回日本前，曾撰文討論臺灣史前文化受中國大陸影響的問題，但未正式發表，1979 年才收入其與金闕丈夫合著的《台灣考古誌》。見國分直一，〈台灣先史時代における大陸文化の影響〉，收入金闕丈夫、國分直一，《台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9），頁 241-295。

69 不著撰人，〈發掘先史遺物 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民報》，1946 年 12 月 6 日，第 3 版。

挖掘後，才有比較詳細的討論。其中臺中營埔遺址與苗栗後龍、苑裡的調查，由於有黑陶、彩陶等土器標本出土，被認為與中國大陸有比較近似的親緣關係。特別是黑陶，推論認為是直接受到大陸黑陶文化的影響，屬於城子崖黑陶文化的「末流」。⁷⁰

這種文化傳播關係的推論，雖然是當時考古學與民族學重要的研究方法，卻也是容易受到民族主義影響的歷史知識生產方法。在戰後臺灣再中國化的去殖民環境中，「使臺灣的歷史，為之改觀」的，不是出土的黑陶本身，而是考古學界如何詮釋出土的黑陶文化，更在於當時的官方與文教機構要從出土文物中尋求的「重大意義」。臺大史學系留用教授宮本延人與國分直一，也不約而同的觀察到，當時來臺灣的中國學者與官員，到民族學研究室參觀臺灣考古學標本與民族學資料時，特別注意臺灣史前史與中國的史前文化關連性，以及強調現生原住民與西南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質（如鹹首慣習、紋身等），或是古代中國文獻紀錄中古代文化型態（如親屬制度、物質文化等）的相似性。⁷¹從戰後初期開始，臺灣的人群，不論是現生的漢人或原住民，或是史前時代的文明，都是源出中國的論述，不斷地被加強。⁷²

70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中縣營埔遺址調查豫報〉，頁 29-40。

71 國分直一，〈戰後臺灣にお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内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收入氏著，《台灣考古民族誌》，頁 2-16；宮本延人，〈戰後の臺灣民族學界を省みて〉，頁 115-118。

72 關於戰後初期國家、民族主義與考古學、人類學的關係的分析，見許維德，《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的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3）；趙恩潔，〈人類學與國家的距離——中國人類學的誕生與臺灣人類學的生路〉，《當代》第 233 期（2007 年 4 月，臺北），頁 34-49。如同 Michael Stainton 的觀察，臺灣的文化與族群起源問題，特別是原住民族的族群起源，一直是臺灣歷來的文化政治論爭焦點，參見 Michael Stainton, "The Politics of Taiwan Aboriginal Origins," in *Taiwan: A New History*, ed. Murray A. Rubinstei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pp. 27-44.

結語

楊雲萍在戰後初期提出對於自主性去殖民的知識活動期待時，提出「文獻的接收」、「歷史的接收」以及「立在自由的立場、批評、研究」三個方向。隨著 1949 年戒嚴體制的成立以及白色恐怖，「立在自由的立場、批評、研究」實已日益困難。至於「文獻的接收」，在留用日籍教授的協助下，以臺大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的標本室為例，受到戰災損壞的標本室修復重建，館藏重新整理，教學上則培養出戰後第一代的臺灣人研究者。研究上，戰前研究的延續或是戰後的小規模調查，也都逐一整理，公開發表或是在學院內傳承。此時被認為是唯一的考古學者的國分直一，也抱著回饋臺灣的態度，積極參與協助「文獻的接收」。

在「歷史的接收」方面，原先國分直一、金闕丈夫等人發展出來，作為臺灣史前史與文化多元源頭之一的北方文化要素，或是南方中國要素的討論，在官方與來自中國學者的強調下，漸漸變成當時臺灣史前文化，乃至現生的臺灣原住民、族群與文化起源唯一的解釋。

日本學者米沢容一曾指出戰後初期臺灣考古學發展的特點，主要為「資料的引繼」與「臺灣人研究者的養成」，比較少有論文、報告書的發表；其次，戰後初期資料的持續整理與小規模的發掘調查，使之後的臺灣考古學研究能比較順利地展開。而此時臺灣考古學研究問題意識，在於討論臺灣史前時期文化與中國大陸的關連性，以及與當代原住民關係。⁷³

國分直一離開臺灣前，在〈關於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一文中寫著：

如今，我將離開臺灣，沿著海岸，沿著河川追隨著先史遺跡的十餘年的過去，將成最好的回憶資料。在將與臺灣言別，我禱祝臺灣大學史學系專攻考古學諸青年同好之直前邁進。在李濟與董彥堂諸先生之領導下臺灣先史學界將有光明燦爛之將來。⁷⁴

73 米沢容一，〈台湾の考古学史 I 戦前、II 戦前〉，收入宮本延人、瀨川孝吉、馬淵東一，〈台湾の民族と文化〉（東京：六興出版，1987），頁 227-228。

74 國分直一，〈關於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頁 41。

1949年8月，臺大文學院增設考古人類學系，李濟（1896-1979）擔任首任系主任，董作賓（1895-1963）為教授；原先在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的標本、圖書、考古學與民族學資料，全數移轉至考古人類學系成立的標本室。因編輯《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經常出入民族學研究室、而與國分直一合作發表原住民族工藝物質文化研究的陳奇祿，先接任立石鐵臣管理民族學研究室標本室的工作，隨後轉任考古人類學系助教，日後成為原住民物質文化研究的專家。2年後，宋文薰在李濟的指導下，以論文〈臺灣先史時代陶器之形制〉獲得學位，直前邁進。⁷⁵宋文薰的論文，延續國分直一出土陶器形制比較研究的取向，析論文化層與文化類緣關係。另外，何廷瑞留任人類系助教，劉彬雄則任職於臺灣省立博物館，日後成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1950年代後，國分直一在史學系的學生皆成為戰後臺灣第一代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

在「知識的接收」方面，透過國分直一等留用學者的協助，完成日治時期學術遺產「資料的引繼」與新一代「臺灣人研究者的養成」。然而，戰後臺灣的考古發掘，大陸因素在出土文物的分析解釋上，被特別強調，考古發掘變成強調中國與臺灣歷史關係的工具。民族主義對戰後中國的影響，不單單只是形塑戰後國民國家再建構的政治文化力量，同時受到民族主義影響的歷史敘事，也滲透到先史學、亦即考古學的研究。日治時期透過語言發現臺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戰後的考古田野則是強調考古出土物件形制上的類緣關係，並進而說明臺灣與中國不僅是近代史國家統一敘事的一部分，史前時代即有文化類型上的親緣關係。民族主義對考古學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在這樣「去殖民＝再中國化」的時代脈絡中，國分直一一方面整理了日治時期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成果，回歸給臺灣。同時，延續1930年

75 宋文薰，〈臺灣先史時代陶器之形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論文，1951）。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檢索系統，<http://ci59.lib.ntu.edu.tw/BachelorAS/>（2017年8月5日檢索）。

代末以來西部平原的考古田野調查，填補先前研究史中的空白地帶外，在分析出土文物類型時，則提出臺灣史前文化多源性的詮釋。國分直一回到日本後，展開從南方的南島到北方鄂霍次克海的廣域多元文化交涉的研究，然而其所提出的北方因素或大陸因素在內的文化多源解釋，在戰後臺灣的再中國化脈絡中，卻為官方與文教機構主張的大陸單源性擴散，提供考古學上的證明。臺灣的考古學與民族學，受到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影響，大陸單源起源的模式成為戰後臺灣很長一段時間的主導論述。

*感謝審稿人的修正建議，本文已盡可能按照審稿意見修改，唯部分議題，限於篇幅與主題，無法在文中詳細討論，待望後日另文處理。另外，臺大圖書館特藏組在史料使用提供的協助，衷心感謝。

（責任編輯：洪麗巖 校對：石昇烜 李 頌）

附錄一 「考古學」講義（1947年11月）

第一篇 考古學研究法

第一章 考古學的成立

第二章 考古學與周邊學科的關係

A) 考古學與地質學

B) 考古學與民族學

C) 考古學與古生物學

D) 考古學與歷史學

第三章 考古學的領域

第四章 考古學的時代區分

第五章 遺物及其種類（工具與加工品）

一、工具的使用

二、人類遺留物（Human Remains）

[I] 石器（stone implements）

1) 原石器（Eolith） 2) 舊石器（Palaeolith）

3) 中石器（Mesolith） 4) 新石器（Neolith）

5) 天然偽石器與偽造石器

6) 屬於東南亞新石器時期或金石併用期的特殊石器

A) 有肩石斧（Shouldered Axe）

B) 有段石斧（Stepped Stone Axe）

C) 靴型石斧（Hache Padestrale）

D) 石刀（Stone-Knife）

E) Patu 型石器（“Patu” Type Stone Implement）

F) 樹皮布石拍（Bark Cloth Beater）

[II] 骨角器

[III] 貝製品

[IV] 陶器（Pottery）

A) 陶器起源 B) 製作陶器

C) 使用陶器 D) 陶器的原料與燒成

E) 燒成的方法 F) 陶器的形制

G) 陶器的紋樣

[V] 植物性遺物

[VI] 金屬工具

第六章 自然的遺物（與史前食料文化的關聯性）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講授，宋文薰抄錄，《考古學（1947年11月）》。

附錄二 《先史時代的台灣（概說）》目錄

-（貝塚）
 - III 圓山貝塚的研究（29）
-（七、石器 其二）
 - IV 石斧的使用（73）
- 八 石器 其三（78）
 - I 石皿、石臼與敲石・槌石（78）
 - II 雨槌石 燧石（80）
 - III 石錘（81）
- 九 玉器・貝器以及其他裝飾品（84）
- 十 骨器（90）
- 十一 木器及其他（92）
- 十二 陶器（93）
 - I 陶器的燒法（93）
 - II 陶器起源（96）
 - III 誰是陶器製作者？（97）
 - IV 陶器種類（99）
 - V 陶器的紋樣（100）
 - VI 陶器的型制（103）
 - VII 陶器的使用（104）
 - VIII 黑陶與彩陶（107）
- 一三 金屬器（113）
- 一四 衣・食・住（116）
- 一五 從事何種生業？（129）
- 一六 交易（132）
- [一七 喪葬]？（137）
- [一八]？
- 一九 巨大石柱遺跡（149）
- 二〇 石器時代的交通（151）
- 二一 結論（154）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原著，宋文薰抄錄，《先史時代的台灣（概說）》。括弧內數字為抄錄版頁碼。

附錄三 〈臺灣先史學概論〉目錄兩種

(一)

臺灣先史學概論

序說

臺灣先史時代為何？

研究的歷史

研究的方法

連接材料（遺物與文獻）

比較材料（遺物、文獻、現代土俗）

第一篇 環境

第一節 自然環境

時代 地理 氣候 生物界

第二篇 人種

第三篇 文化

第一節 技術

一、從石器所見的技術

農耕技術

工藝技術

漁獵技術

二、從陶器所見的技術

三、從骨器、貝器所見的技術

四、從青銅器所見的技術

第二節 服裝與風習

一、裝身具

二、身體加工

第三節 食物

第四節 住居

第五節 社會

第六節 宗教

第四篇 綜括

第一節 文化的樣相及其系統（編年）

第二節 與現代的關係

附編：

一、遺跡、遺物一覽表

二、文獻

三、地圖集成

(二)

〔臺灣先史時代概說〕

第一編

一、序

二、工具與生活技術

(一) 石器

1. 農耕具
2. 工具
3. 狩獵用具、武器

(二) 陶器

1. 繩文陶器
2. 押型文陶器
3. 黑陶
4. 赤色無紋陶器
5. 彩陶

(三) 骨器

(四) 裝身具

(五) 青銅器

(六) 身體加工

三、居住地域與生產的綜相

(一) 居住地域景觀

(二) 生產地域、食糧文化

(三) 聚落住居

四、葬制

五、交通

六、文化樣相——與東南亞先史文化的關係

第二編

一、臺灣先史時代研究史

二、遺跡與遺物(表)

三、臺灣先史時代研究的文獻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臺灣先史學概論 目錄 二種〉，收入《採集記》，
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09143。

附錄四 《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
「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系列

編號	物件名稱	《公論報·臺灣風土》刊期 / 時間
作者：石鐵臣（立石鐵臣）		
(1)	Paiwan 的木梳	第 18 期，1948/09/06，第 6 版
(2)	Yami 的木偶	第 19 期，1948/09/14，第 6 版
作者：國分直一解說，石鐵臣圖繪		
(3)	白與施於其上之彫刻（Paiwan 族）	第 20 期，1948/09/21，第 6 版
(4)	木盾（Paiwan 族）	第 21 期，1948/09/27，第 6 版
(5)	帽子（Paiwan 族）	第 22 期，1948/10/04，第 6 版
(6)	煙斗（Atayal 族）	第 23 期，1948/10/19，第 6 版
(7)	耨棒（Yami 族）	第 27 期，1948/11/15，第 6 版
作者：國分直一解說，陳麒（陳奇祿）圖繪		
(8)	壺（Paiwan 族）	第 33 期，1949/01/18，第 6 版
(9)	壺（Ami 族標本與先史標本）	第 34 期，1949/01/25，第 6 版
(10)	壺（Bunun 族）	第 36 期，1949/02/08，第 6 版
(11)	甌（Ami 族）	第 38 期，1949/02/22，第 6 版
(12)	銅及青銅製劍柄 （Paiwan 族標本與先史標本）	第 39 期，1949/02/28，第 6 版
(13)	手鐲（Ami 族、Paiwan 族）	第 40 期，1949/03/08，第 6 版
(14)	整理機線用骨器與錐（Yami 族）	第 41 期，1949/03/15，第 6 版
(15)	刺黥用器具（Atayal 族）	第 42 期，1949/03/21，第 6 版
(16)	手鐲（Bunun 族）	第 44 期，1949/03/28，第 6 版
(17)	短刀（Yami 族）	第 44 期，1949/04/02，第 6 版
(18)	飯杓子（Atayal 族及海南島黎族）	第 45 期，1949/04/12，第 6 版
(19)	儲藏金的容器（Yami 族）	第 46 期，1949/04/19，第 6 版
(20)	理線簪（Bunun 族）	第 47 期，1949/04/26，第 6 版
(21)	發火用具（Tsou 族、Yami 族）	第 48 期，1949/05/04，第 6 版
(22)	秤、分銅與裝秤器（Yami 族）	第 49 期，1949/05/09，第 6 版
(23)	警鈴（Bukai 族）	第 50 期，1949/05/16，第 6 版

編號	物件名稱	《公論報·臺灣風土》刊期 / 時間
(24)	單盃 (Paiwan 族)	第 51 期，1949/05/23，第 6 版
(25)	鞠 (Paiwan 族)	第 52 期，1949/05/30，第 6 版
(26)	火藥容器 (Ami 族、Paiwan 族)	第 53 期，1949/06/06，第 6 版
(27)	搗檳榔果用小白及杵 (Yami 族)	第 54 期，1949/06/13，第 6 版
(28)	胸飾 (Yami 族)	第 55 期，1949/06/20，第 6 版
(29)	貝殼及青銅製手鐲 (Ami 族、平埔族 標本及 Panapanayan 系先史標本)	第 56 期，1949/06/27，第 6 版
(30)	手鐲 (Ami 族)	第 57 期，1949/07/04，第 6 版
(31)	飯杓子 (Atayal 族標本與先史標本)	第 59 期，1949/07/18，第 6 版
(32)	紡錘車 (Yami 族、Paiwan 族)	第 60 期，1949/07/25，第 6 版
(33)	軟玉製飾品 (Yami 族)	第 61 期，1949/08/08，第 6 版
(34)	陀螺 (Bunun 族)	第 70 期，1949/10/17，第 6 版
(35)	舂餌杵 (Yami 族、Atayal 族)	第 72 期，1949/10/31，第 6 版
(36)	圖案用標準器 (Yami 族)	第 92 期，1950/04/03，第 6 版
(37)	土偶 (Yami 族)	第 93 期，1950/04/10，第 6 版
(38)	劍柄 (Yami)	第 95 期，1950/04/24，第 6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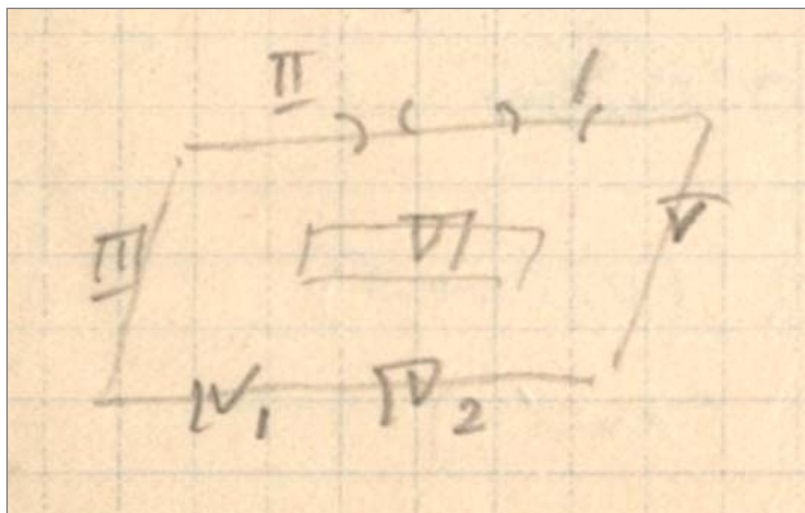
說 明：原刊第 44 期重覆編號，1949 年 3 月 28 日及 4 月 2 日出版者皆為第 44 期。

附錄五 臺灣本島與周邊島嶼的遺跡與遺物（目錄）

- | | |
|--|--|
| <p>一 北邊海岸地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大屯山北海岸<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a. 小基隆遺跡b. 金山遺跡2. 基隆灣岸<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a. 社寮島遺跡b. 大沙灣遺跡3. 蘭陽海岸地方<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a. 宜蘭農林學校校庭遺跡b. 新城遺跡 <p>二 西海岸北部地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淡水河流域地方<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a. 河口附近遺跡（八里庄）b. 盆地內的遺跡（江頭、芝山岩、海山、青？岸、樹林、六張犁、水源地、尖山）c. 淡水河上游地方的遺跡（社子、龍口町、植物園、艋舺）d. 大溪及其附近的遺跡2. 桃園臺地海邊地方<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a. 草漯遺跡b. 大園遺跡 <p>三 西海岸中部地區</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後龍溪河岸遺跡(後龍遺跡)2. 苑裡溪河岸遺跡(苑裡遺跡)3. 大甲溪流域4. 大肚丘陵地5. 大肚溪流域6. 埔里盆地7. 新高區山地地方 | <p>四 西海岸南部地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嘉南平野地方
曾文溪流域
臺南臺地週緣2. 高雄地方海岸地方
二層行溪南岸
後頸河河岸
小崗山遺跡及大崗山南西緣
桃仔園河岸遺跡
壽山附近遺跡
高雄灣岸遺跡
鳳山丘陵東緣遺跡3. 恆春半島的遺跡 <p>五 東海岸北部</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達基利溪溪口遺跡2. 花蓮溪河口遺跡 <p>六 東海岸中部地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海岸斷層山脈東側2. 地溝帶地方的遺跡 <p>七 東海岸南部地區</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卑南溪河口2. 大武海岸地方 <p>八 中央山地地方的遺跡與遺物</p> <p>九 島嶼地方</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澎湖島2. 小琉球3. 紅頭嶼4. 火燒島 |
|--|--|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臺灣本島とその周邊島嶼の遺跡と遺物（目錄）〉，
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09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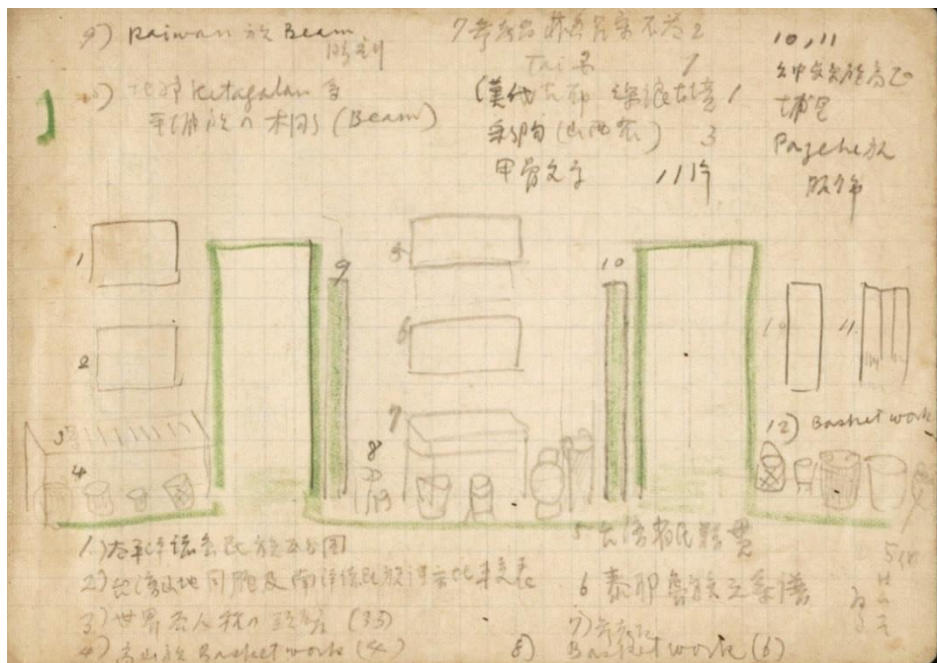
附圖 1948 年臺灣省博覽會風土館第一室展示內容



附圖一 風土館空間單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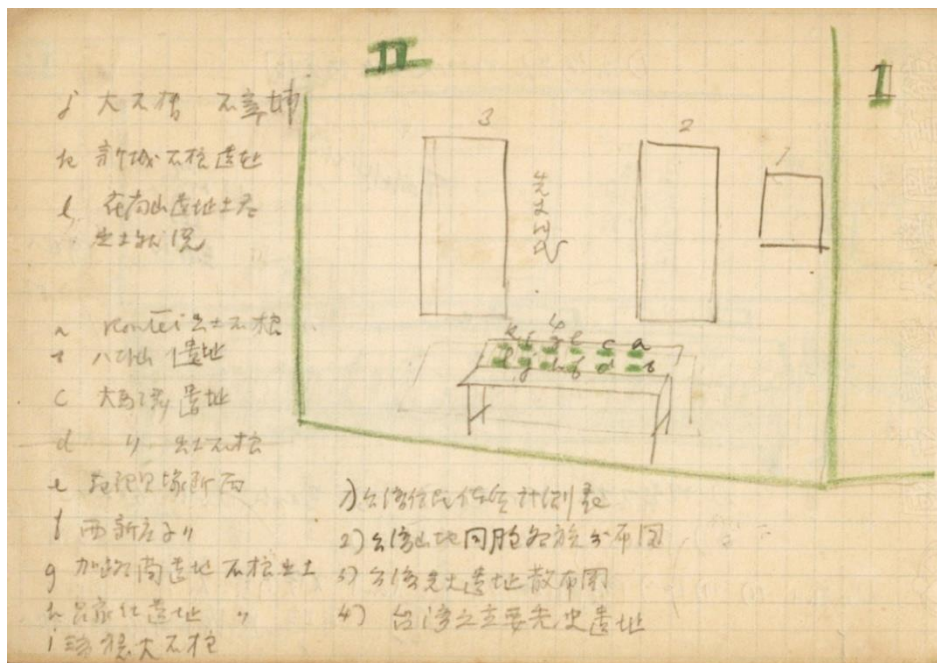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國分直一，《田野調查筆記》，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06788。

說明：附圖一至附圖十三資料來源相同，不另註出。



附圖二 部門 I 總括的說明

- 展示物件（件數）：
- 1 太平洋諸島民族分佈圖
 - 2 台灣山地同胞及南洋諸民族語言比較表
 - 3 世界各人種頭髮(33)
 - 4 高山族 Basket work (4)
 - 5 台灣省民籍貫
 - 6 泰耶魯族之系譜
 - 7 參考品：
 - 菲島呂宋石器 2
 - 泰國 1
 - 漢代古布 樂浪古鏡 1
 - 彩陶（山西省） 3
 - 甲骨文字 11 片
 - 8 Basket work (6)
 - 9 Paiwan 族 Beam 雕刻
 - 10 北部 Ketagalan 系平埔族的木雕（Beam）
 - 10,11 台中縣能高區埔里 Pazehe 族服飾
 - 12 Basket work ???（筆者按，字無法辨認）



附圖三 部門 II 史前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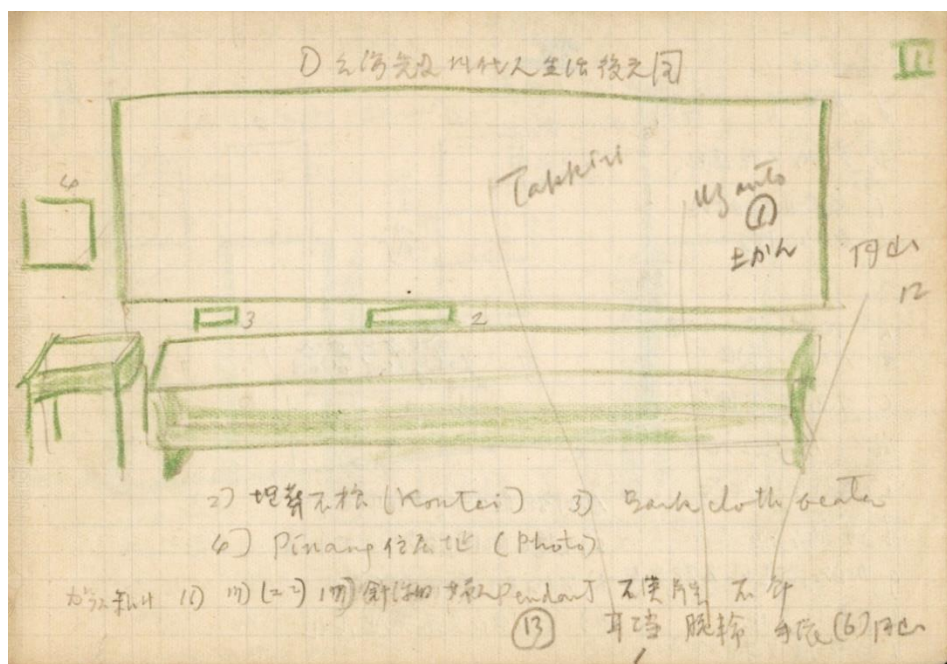
展示物件（件數）：（牆面）

先史時代

- 1) 台灣住民體質計測表
- 2) 台灣山地同胞各族分布圖
- 3) 台灣先史遺址散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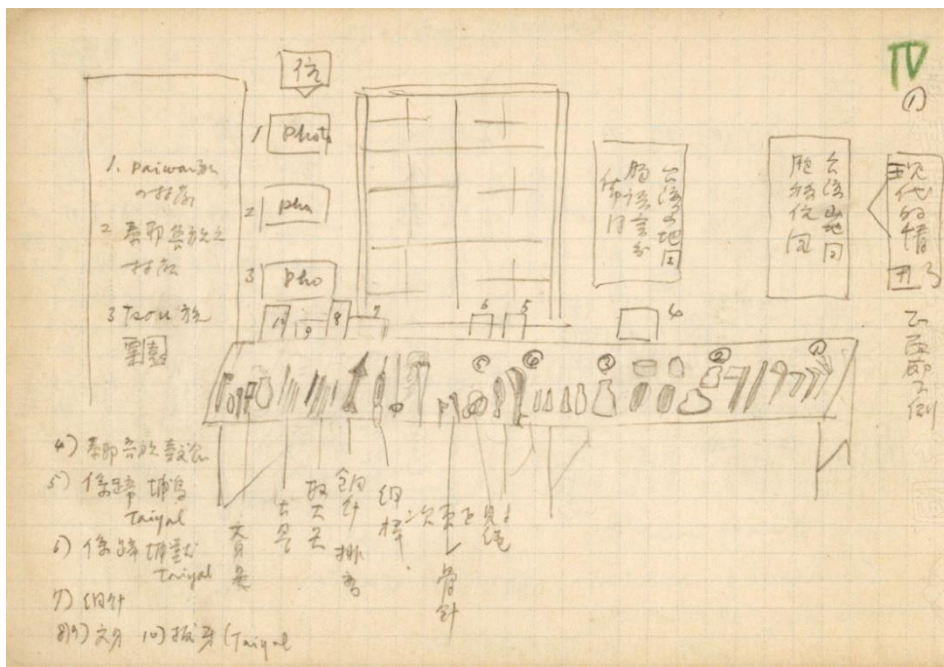
(展櫃)

- 4) 台灣之主要先史遺址
- | | |
|------------------------|-------------|
| a Kontei (筆者按：墾丁) 出土石棺 | |
| b 八卦山遺址 | c 大馬璘遺址 |
| d 大馬璘出土石棺 | e 苑裡貝塚斷面 |
| f 西新庄子貝塚斷面 | g 加路蘭遺址石棺出土 |
| h 呂家社遺址石棺出土 | i 瑞穗大石棺 |
| j 大石棺 石？埔 | k 新城石棺遺址 |
| l 花崗山遺址土器出土狀況 | |



附圖四 部門 III

- 展示物件 (件數) :
- 1 台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元圖
 - 2 埋葬石棺 (Kontei)
 - 3 Bark cloth feather
 - 4 Pinang (筆者按, 卑南) 居住址 (Photo)
- 玻璃箱中 16) 17) ?? 針線? 婦人 Pendant 石英片?
石針 圓山 12
- ⑬耳璫 Takkiri 腕輪 Uganto ①土かん 手環 (6)圓山



附圖五 部門 IV 現代的情形：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

展示物件(件數)：(右側) 正面廊下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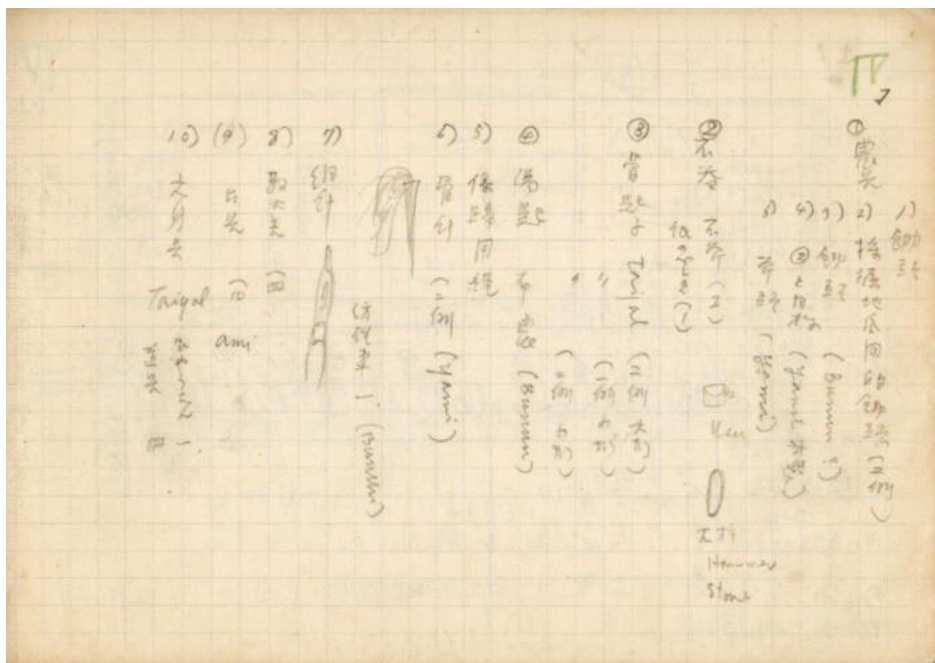
現代的情形

台灣山地同胞移住圖

台灣山地同胞語言分布圖

(左側、中間=Photo、Pho.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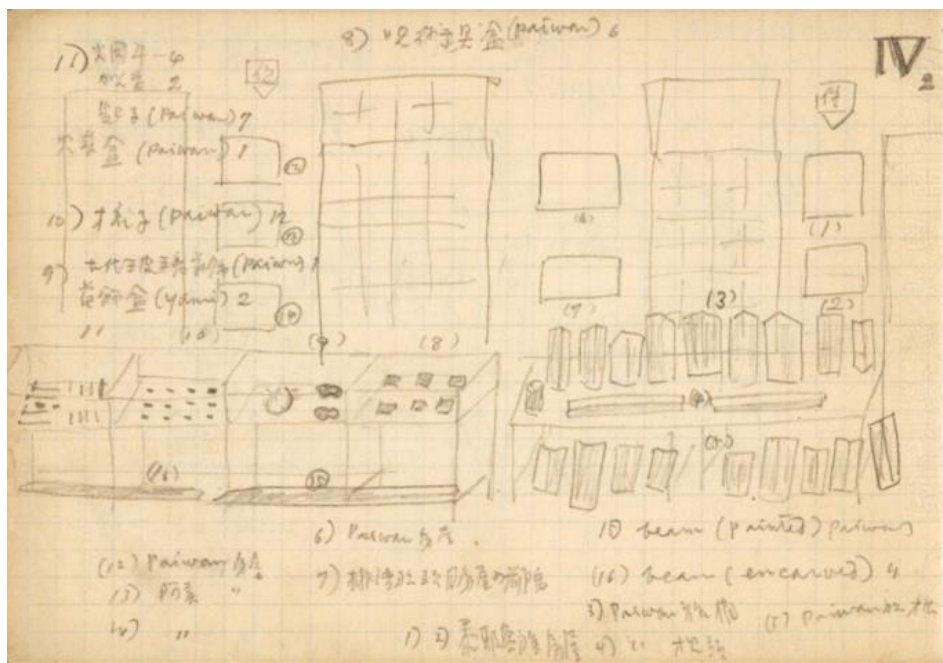
- 1 Paiwan 族之村落
- 2 泰耶魯族之村落
- 3 Tsou 族粟園
- 4 泰耶魯族穀倉
- 5 係蹄捕鳥 Taiyal
- 6 係蹄捕獸 Taiyal
- 7) 網針
- 8) 9) 文身
- 10) 拔牙 (Taiyal)



附圖六 部門 IV 1 現代的情形：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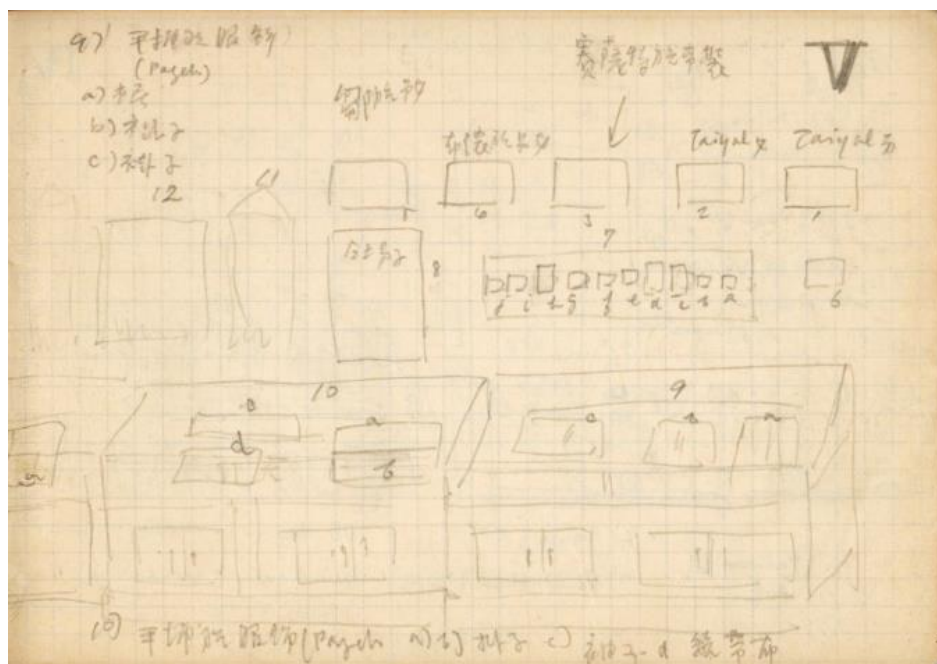
展示物件（件數）：（IV 展桌上）

- 1 農具
 - 1) 鋤頭
 - 2) 採掘地瓜用的鋤頭（二例）
 - 3) 鋤頭（Bunun?）
 - 4) 與②同樣（Yami 木製）
 - 5) 斧頭（Yami）
- 2 石器
 - 石斧（2） Usu 石杵 Hammer Stone
 - 銀のやしき（1）
- 3 骨匙子 Taiyal（二例 大形）（一例 小型）
（二例 小型）
- 4 湯匙 布農（Bunun）
- 5 係蹄用繩
- 6 骨針（二例 Yami） 紡錘車一（Bunun）
- 7 網針
- 8 取火具（四）
- 9 取火具（四 Ami）
- 10 文身具 Taiyal ひやうちん 一
道具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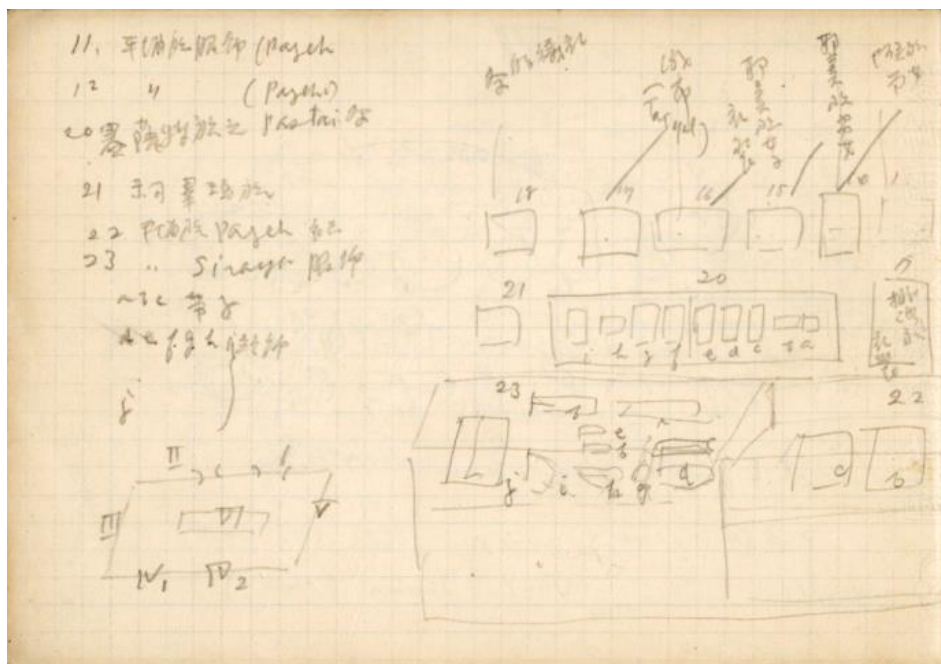
附圖七 部門 IV 2 現代的情形：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

- 展示物件（件數）：
- 1 泰耶魯族房屋
 - 2 泰耶魯族房屋
 - 3 Paiwan 族楯
 - 4 Paiwan 族枕頭
 - 5 Paiwan 族楯
 - 6 Paiwan 房屋
 - 7 排灣族頭目房屋之前院
 - 8 咒術具盒（Paiwan）6
 - 9 古代玻璃首飾（Paiwan）1 首飾盒（Yami）2
 - 10 梳子（Paiwan）12
 - 11 烟斗 4 がん首 2 匙子（Paiwan）7
火柴盒（Paiwan）1
 - 12 Paiwan 房屋
 - 13 阿美房屋
 - 14 阿美房屋
 - 15 beam (painted) Paiwan
 - 16 beam (encarved) P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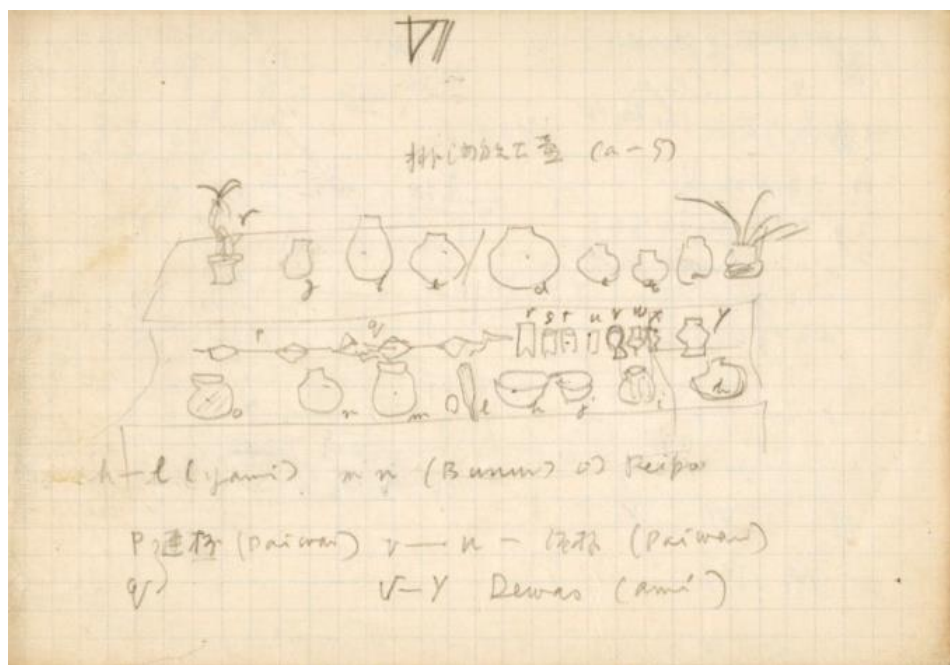
附圖八 部門 V 之一

- 展示物件 (件數) :
- 1 Taiyal 男
 - 2 Taiyal 女
 - 3 賽薩特族常裝
 - 4 布農族男女
 - 5 鄒族男女
 - 6
 - 7
 - 8 全上男子
 - 9 平埔族服飾 (Pazeh)
 - a 裙
 - b 褂子
 - c 褂子
 - 10 平埔族服飾 (Pazeh)
 - a 褂子
 - b 褂子
 - c 褲子
 - d 繞帶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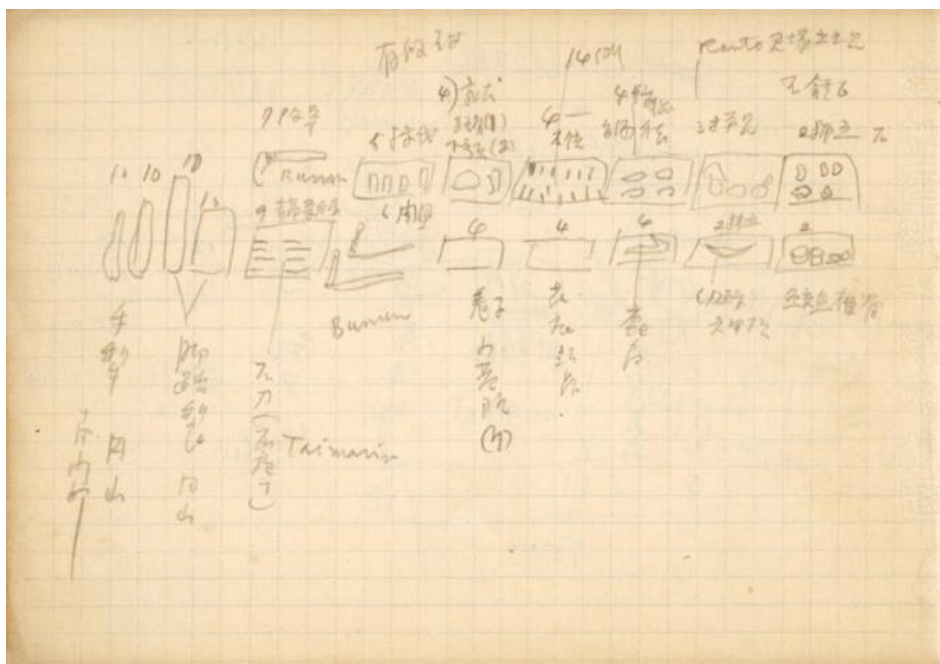
附圖九 部門 V 之二

- 展示物件（件數）：
- 11 平埔族服飾 (Pazeh)
 - 12 平埔族服飾 (Pazeh)
 - 13 ?
 - 14 阿美族男女
 - 15 耶美族男女
 - 16 耶美族女子衣裝
 - 17 織布 (Taiyal)
 - 18 祭祀儀禮
 - 19 排灣族衣裝
 - 20 賽薩特族之 Pastai 祭
 - 21 ??瑪族
 - 22 平埔族 Pazeh 衣?
 - 23 平埔族 Siraya 服飾
 - a, b, c 帶子
 - d, e, f, g, h, i 頭飾
 - j



附圖十 部門 VI 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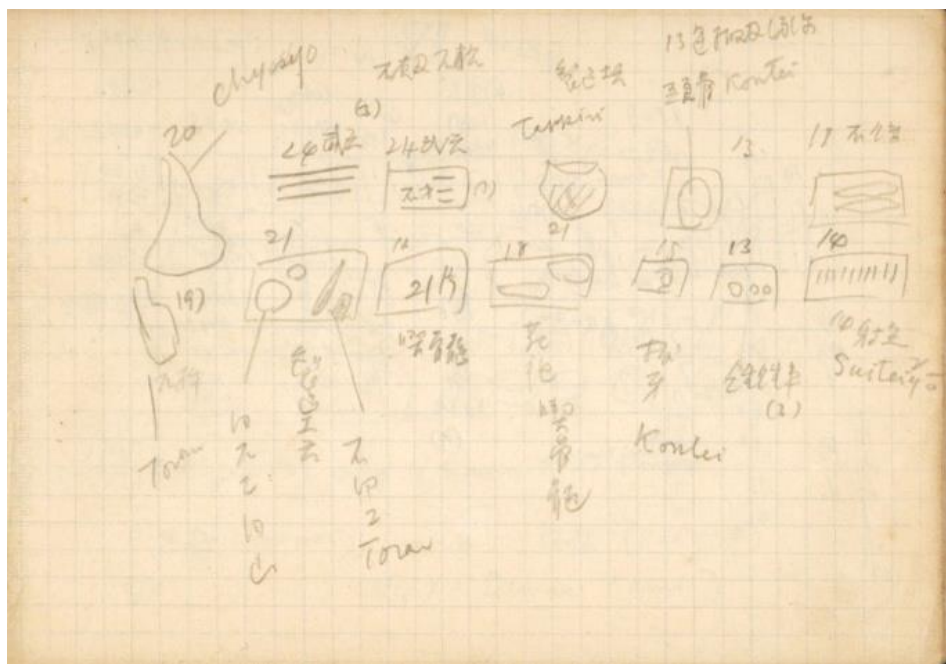
展示物件（件數）：a, b, c, d, e, f, g 排灣族土壺
 h, i, j, k, l (Yami)
 m, n (Bunun)
 o Peipo
 p, q 連杯 (Paiwan)
 r, s, t, u 酒杯 (Paiwan)
 v, w, x, y Dewas (Ami)



附圖十一 部門 VI 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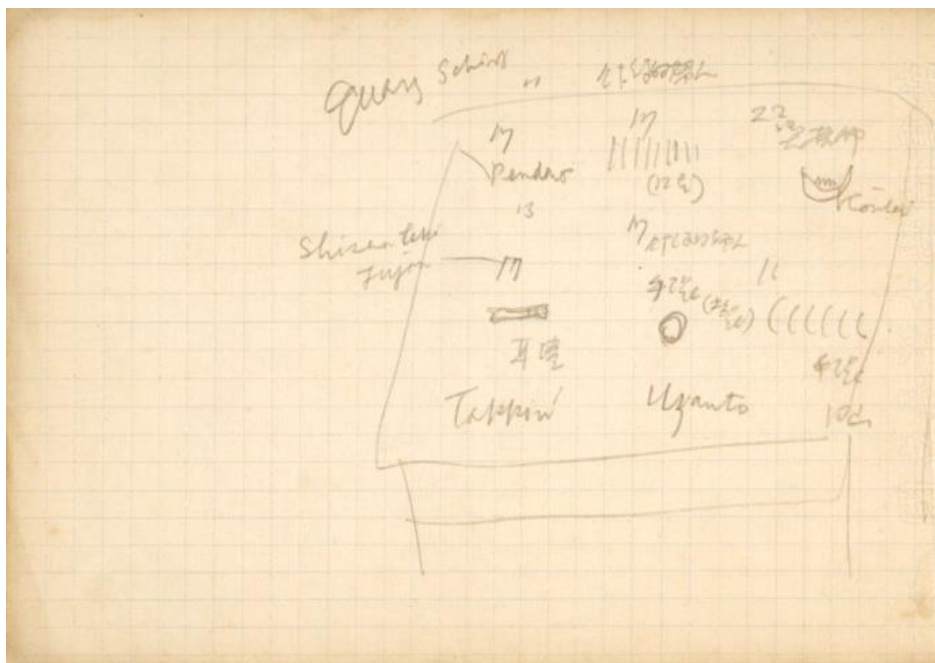
展示物件（件數）：石錘 6

- 2 捕魚石
2 鯨魚椎骨
2 捕魚 幼鯨 六甲頂
3 捕器 kanto (筆者按：江頭) 貝塚出土器
4 ？？？
4 鹿角
4 石銃 14 例
4 花鹿頭角
4 家犬 頭骨(1) 下顎(2)
4 羗子的？？(7)
5 有段石斧 採伐
6 開墾 Bunun
7 除草 Bunun
9 ？？？石刀(石庖丁) Taimarin (筆者按，大馬璘)
10 腳踏犁 圓山
10 手犁 圓山 南門町



附圖十二 部門 VI 之三

- 展示物件（件數）：
- 11 石錘
 - 13 運搬及？頭骨 Kontei
 - 13 錘錘車(2)
 - 14 射器 Suiteiryō（筆者按：水底寮）
 - 15 拔牙 Kontei
 - 16 楔骨髓
 - 18 苑裡 楔骨髓
 - 19 石杵 Toran
 - 20 石杵 Chysyo
 - 21 製造工具 石印 2 Toran
 - 圓石 2 圓山
 - 21 製造工具 tappiri
 - 石？及石槍
 - 24 武器（3）
 - 24 武器



附圖十三 部門 VI 之四

- 展示物件（件數）：
- 22 喫檳榔？ Kontei
 - 16 手環 圓山
 - 17 針？？婦人 (12?)
 - 17 針？？婦人 手環（土製） Uganto
 - 17 Pendant 13
 - 17 Schizen teki Fujin 耳璫 Takkiri
 - Guay shing（筆者按，意義不明）

引用書目

一、檔案

國分直一原著，宋文薰抄錄，《先史時代的台灣（概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宋文薰教授手稿。

國分直一講授，宋文薰抄錄，《考古學（1947年11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宋文薰教授手稿。

二、近人研究

不著撰人，〈發掘先史遺物 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民報》，1946年12月6日，第3版。

不著撰人，《臺灣省博覽會手冊》。臺北：臺灣省博覽會，1948。

吳密察，〈《民俗臺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收入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頁49-81。臺北：播種者出版公司，2008。

吳越史地研究會編，《吳越文化論叢》。上海：江蘇研究社，1937。

宋文薰，〈臺灣先史時代陶器之形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論文，1951。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檢索系統，<http://ci59.lib.ntu.edu.tw/BachelorAS/>（2017年8月5日檢索）。

宋文薰，〈考古學上的臺灣〉，收入林熊祥等著，《臺灣文化論集（一）》，頁91-103。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

宋文薰，〈前輩風範〉，收入楊南郡譯著，《臺灣曙光一百年：學術開創時代調查實錄》，頁IX-X。臺北：南天書局，2005。

李子寧，〈以圖像重現歷史的先驅：「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與「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臺灣博物》第129期，2016年3月，臺北，頁32-41。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1945-195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芮逸夫，〈本系標本蒐藏簡史〉，《考古人類學刊》第1期，1953年5月，臺北，頁16-22。

張隆志，〈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臺北，頁33-58。

彬（陳奇祿），〈土俗研究在臺灣——為臺大民族學研究室標本陳列室寫〉，《公論報·臺灣風土》第4期，1948年5月31日，第4版。

陳奇祿，〈我和臺灣研究〉，收入氏著，《臺灣土著文化研究》，頁491-50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1975）。

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

陳紹馨，〈臺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的展觀〉，《公論報·臺灣風土》第24期，1948年10月25日，第7版。

- 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臺北，頁 72-98。
- 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臺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2016 年 12 月，臺北，頁 195-248。
- 許維德，〈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的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3。
- 許壽裳，〈《臺灣學報》發刊辭〉，收入黃英哲、許雪姬、楊彥杰主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 黃英哲，〈戰後初期臺灣之臺灣研究的展開：一個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2 期，2006 年 12 月，臺北，頁 105-128。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 黃英哲、許雪姬、楊彥杰主編，《臺灣省編譯館檔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 黃英哲，〈歷史斷裂中的延續：許壽裳與戰後臺灣研究的展開〉，收入氏著，《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頁 197-227。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 楊雲萍，〈文獻的接收〉，《民報》，1945 年 10 月 14 日；後收入林瑞明、許雪姬主編，《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頁 210-215。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
- 楊雲萍，〈提議編纂「臺灣史」〉，《民報》，1945 年 12 月 13 日，後收入林瑞明、許雪姬主編，《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頁 233-234。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
- 楊雲萍，〈近世雜記(六)〉，《臺灣文化》第 2 卷第 5 期，1947 年 8 月，臺北，頁 12。
- 楊雲萍，〈博覽會文獻館舉要〉、〈臺灣簡史—為臺灣省首屆博覽會「文獻館」而作一〉，《公論報·臺灣風土》第 25 期，1948 年 11 月 9 日，第 6 版。
- 廖文碩，〈寓教於覽：戰後臺灣展覽活動與臺灣省博覽會 1945-1948〉，《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4 期，2011 年 5 月，臺北，頁 181-222。
- 趙思潔，〈人類學與國家的距離——中國人類學的誕生與臺灣人類學的生路〉，《當代》第 233 期，2007 年 4 月，臺北，頁 34-49。
- 歐素瑛，〈光復初期的國立臺灣大學(民國三十四至三十八年)〉，《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1998 年 6 月，臺北，頁 51-90。
-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3 期，2003 年 9 月，臺北，頁 201-227。
- 歐素瑛，〈從臺北帝國大學到臺灣大學——以考古人類學研究為例〉，《臺北文獻(直字)》第 153 期，2005 年 9 月，臺北，頁 87-126。
- 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6 期，2005 年 9 月，臺北，頁 145-192。
-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6。

-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與留用：兼論臺灣高等教育的復員〉，《臺灣文獻》第61卷第3期，2010年9月，南投，頁287-329。
- 謝世忠，〈陳奇祿教授與文化史研究的方法理論〉，收入氏著，《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頁155-17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 米沢容一，〈台湾の考古学史 I 戦前、II 戦前〉，收入宮本延人、瀨川孝吉、馬淵東一，《台湾の民族と文化》，頁221-236。東京：六興出版，1987。
- 金関丈夫，〈台灣先史時代に於ける北方文化の影響〉，《臺灣文化論叢》第1輯，頁1-16。臺北：清水書店，1943。
- 金関丈夫、國分直一解説，立石鐵臣原圖，〈關於臺灣先史時代人生活復原圖〉，《公論報・臺灣風土》第24期，1948年10月25日，第7版。
- 金関丈夫、國分直一，〈臺中縣營埔遺址調查豫報〉，《臺灣文化》第5卷第1期，1949年7月，臺北，頁29-40。
- 金関丈夫、國分直一著，陳奇祿、宋文薰譯，〈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文化》第6卷第1期，1950年1月，臺北，頁9-15。
- 金関丈夫、國分直一，〈台湾先史考古学における近年の工作〉，《民族学研究》第18卷第1、2號，1954年3月，東京，頁67-80。
- 金関丈夫，《國分先生行狀繪卷》，收入金関丈夫、國分直一，《臺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9。彩色圖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金関丈夫文庫數位圖檔。
- 宮本延人，〈戦後の臺灣民族學界を省みて〉，《民族学研究》第13卷第4號，1948年6月，東京，頁115-118。
- 宮本延人，〈台灣山地工藝一瞥〉，《公論報・臺灣風土》第24期，1948年10月25日，第7版。
- 馬淵東一，〈追悼 移川子之藏博士〉，收入氏著，《馬淵東一著作集》第3卷，頁467-483。東京：社會思想社，1974（1947）。
- 國分直一，〈南支那東南沿海地方に於ける先史學的調査について〉，《南方》第4卷第10期，1942年10月，東京，頁50-61。
- 國分直一〈有肩石斧と有段石斧及び黑陶文化〉，《南方》第5卷第6期，1943年6月，東京，頁40-58。
- 國分直一，〈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及び黑陶文化〉，《臺灣文化論叢》第1輯，頁17-45。臺北：清水書店，1943。
- 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南方臺灣民俗考》。東京：東都書籍，1944。
- 國分直一、陳奇祿、何廷瑞、宋文薰、劉斌雄，〈關於最近踏査之新竹縣及臺北縣之海邊遺跡〉，《臺灣文化》第5卷第1期，1949年7月，臺北，頁35-40。
- 國分直一，〈關於臺灣先史遺址散布圖〉，《臺灣文化》第5卷第1期，1949年7月，臺北，頁41-44。
- 國分直一，《台湾の民俗》。東京：岩崎美術社，1968。
- 國分直一，〈考古学研究と民族學・民俗學の援用〉，收入氏著，《環シナ海民族文化考》，

頁 8-18。東京：慶友社，1976。

國分直一，〈台灣先史時代における大陸文化の影響〉，收入金関丈夫、國分直一，《台灣考古誌》，頁 241-295。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9。

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台灣民俗誌》。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1。

國分直一，《台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1981。

國分直一，〈「台灣原住民族工芸図譜」成立記〉，收入氏著，《台灣考古民族誌》，頁 380-382。

國分直一，〈終戦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査〉，收入氏著，《台灣考古民族誌》，頁 336-355。

國分直一，〈戦後臺灣にお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内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收入氏著，《台灣考古民族誌》，頁 2-16。

國分直一口述，安溪遊地、平川敬治編，《遠い空：國分直一、人と学問》。福岡：海鳥社，2006。

熊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編，〈國分直一先生年譜〉，收入氏編，《滄海を駆る：國分直一先生の軌跡》，頁 16-48。熊本：熊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1996。

Kokubu, Naoichi. "Note on the Burial Customs in the Botel Tobago Island (關於紅頭嶼的埋葬樣式)."《臺灣文化》第 5 卷第 1 期，1949 年 7 月，臺北，頁 45-54。

Stainton, Michael. "The Politics of Taiwan Aboriginal Origins." In *Taiwan: A New History*, edited by Murray A. Rubinstein, pp. 27-44.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三、網路資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國分直一文庫》，<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Kokubu>（以下簡稱國分直一文庫）。

《臺灣大學歷年課程表數位典藏》：「文學院・歷史學系（36、37 學年度）」，<http://course.lib.ntu.edu.tw/?q=taxonomy/term/181>（2017 年 6 月 10 日檢索）。

國分直一，〈文化人類學 1987 年梅光女學院大學〉，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ntul-mf0033-07282。

國分直一，〈履歷書〉，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ntul-mf0033-09137。

國分直一，〈臺灣本島とその周邊島嶼の遺跡と遺物（目錄）〉，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ntul-mf0033-09137。

國分直一，《Archaeology》，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ntul-mf0033-09146。

國分直一，《田野調查筆記》，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ntul-mf0033-06788。

國分直一，《採集記》，國分直一文庫，編號 ntul-mf0033-09143。

Knowledge Retrieval: Kokubu Naoichi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 Study during the Early Post War Era

Chen, Wei-chi^{*}

Abstract

Current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studies during the immediate postwar era in the historical milieu of decolonialization, is focu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olicies. However, changes in the contents and developments in various academic fields have yet to be fully apprehended. This paper uses the case of Japanese scholar Kokubu Naoichi (1907-2005), the sole archaeologist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in the field of prehistoric and ethnological studies to shed light on the actual postwar official policy of knowledge retrieval of academic scholarship of the colonial period.

Kokubu Naoichi was retained as a Japanese faculty membe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until his return to Japan in the summer of 1949. During his stay in postwar Taiwan, he taught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ic Taiwan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and helped reconstruct the ethnological museum of the former Imperial Taipei University as the specialist curator. Through his teaching and comprehensive field surveys, he train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R.O.C.);
E-mail: d05123004@ntu.edu.tw.

Taiwanese anthropologists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ierce Chinese nationalism in early postwar Taiwan, this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prewar studies of the multiple origins of Taiwanese prehistory and aboriginal cultures, of which Kokubu was a main contributor, were gradually rewritten in the official discourse stressing a single Chinese mainland origin.

Keywords: Kokubu Naoichi, History Department of NTU, Retention policy, Anthropology, Prehistorical History.